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51n2099

廣清涼傳

宋 延一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廣清涼傳序
  - 1　菩薩生地見聞功德
  - 2　菩薩應化總別機緣
  - 3　菩薩何時至此山中
  - 4　清涼山得名所因
  - 5　五臺四埏右聖行跡
  - 6　五臺境界寺名聖跡
  - 7　釋五臺諸寺方所
  - 8　菩薩化身為貧女
  - 9　天女三昧姑
  - 10　安生塑真容菩薩
  - 11　牛雲和尚求聰明
  - 12　佛陀波利入金剛窟
  - 13　無著和尚入化般若寺
  - 14　神英和尚入化法華院
  - 15　道義和尚入化金閣寺
  - 16　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
  - 17　亡身徇道俗
  - 18　州牧宰官歸信
  - 19　高德僧事跡
  - 20　高德尼事跡
  - 21　宋僧所覩靈異
  - 22　靈異藥木
  - 23　大聖文殊師利古今讚頌
    - 文殊像讚
    - 文殊師利讚
    - 文殊像讚
    - 文殊師利讚
    - 續遺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2099

廣清涼傳序

朝奉郎尚書織局員外郎守太原府大通監兼兵馬都上騎都尉賜緋魚袋
前勾當五臺山寺司公事郤濟川　撰

夫法界無邊。因利生而示境。法身無像。由接物以現形。何哉。蓋慈悲廣大。雖已證於菩提。誓願弘深。尚不捨於薩埵。故大聖文殊。宅清涼之境。示瑞應之形。良以此也。粵自世雄示滅。像教寢傳。金口微言。方流於震旦。玉毫妙質。不覩於祇園。聖智隱而易誣。昏蒙蕩而難信。菩薩。所以運童真之德。極遊方之化。揭慧日以照六道。注願海以澤四生。祕龍種上尊之稱。捨摩尼寶積之證。示為弟子。翊正法於能仁。當作如來。豫尊記於普見。不出大千之界。長居五頂之山。涅槃。稱五百仙俱。華嚴。說一萬聖眾。都淨城以演法。赫祥光而誘人。寶樂銀書。深祕金剛之窟。仙花珍樹。大同靈鷲之峯。是以。波利西來畢命。願瞻於真相。無著南至捐軀。思接於慈顏。教肇騰蘭以來。具聞名號。地拓魏齊而下。益廣修崇。列梵剎以雲屯。範聖儀而星布。鐘聲香氣。互傳靈感之蹤。寶界金燈。咸覿神奇之應。濟。以夙緣薄祐。生逢遺法。尚繇羈官。得寓靈峯。時會博聞。遍窮異跡。思得紀述以警後來。而年紀寖深。簡編幾墜。獨有唐藍谷沙門慧祥。作傳二卷。頗成倫理。其餘亦有傳記。皆文字舛錯。辭意乖謬。惜乎。大聖之化跡。高士之遺蹤。將湮滅乎。慧祥所謂。時無好事。使芳塵委絕。信哉。濟川慨其若是。乃訪得真容院妙濟一公。其人純粹聰敏。博通藏教。講說記問。靡不精詣。因請公。採摭經傳。收捃故實。附益祥傳。推而廣之。勒成三卷。首以吉祥隆世因地。終以巨宋親逢化相。名曰廣清涼傳。凡三月而成。授本院主事。募工開版。印施四方。俾師心三寶者。覩之益信向爾。時聖宋嘉祐紀號龍集庚子正月望日謹序。

廣清涼傳卷上

清涼山大華嚴寺壇長妙濟大師賜紫沙門延一重編

菩薩生地見聞功德一
菩薩應化總別機緣二
菩薩何時來至此山三
清涼山得名所因四

五臺四埵古聖行跡五
五臺境界寺名聖跡六
釋五臺諸寺方所七

菩薩生地見聞功德一

詳夫大聖曼殊室利曳菩薩。久已成佛。示居因位。行菩薩行。接引群迷者也。何以知之。按首楞嚴經下卷云。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名龍種上尊王如來。國名平等。乃至。爾時平等世界龍種上尊王如來。豈異人乎。即文殊師利法王子是。央掘摩羅經第四云。北方去此。過四十二恒河沙剎。有國名常喜。佛名歡喜藏摩尼寶積如來。乃至。若有聞是如來名者。恭敬禮拜。生歡喜國。閔四惡趣。若有持是如來名號者。若今見在。及未來世。曠野險難諸怖畏處。皆悉蒙護。於一切處。恐怖悉滅。一切八部諸惡鬼神。不能侵擾。又大寶積經第六十卷。文殊師利授記會。說文殊師利成佛之時。名為普見。以何義故。名為普見。以彼如來。於十方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剎中。普皆令見。雖未成佛。若我現在。及滅度後。有聞其名。亦皆必定當得成佛。唯除已入離生之位。及狹劣心。彼佛剎土。名隨願積集清淨圓滿。乃至。若有得聞文殊師利名者。是則名為面見諸佛。若有受持百千億諸佛名號。若有人稱文殊師利名者。福多於彼。何況稱普見佛名。何以故。彼百千那由他佛。利益眾生。不及文殊師利。於一時中。所作饒益。如是等文證成非一。或問。文殊師利成佛國土。與阿彌陀極樂國土。優劣云何。答。大寶積經云。譬如有人析一毛為百分。以一分毛。於大海中。取一滴水。喻阿彌陀佛剎莊嚴。彼大海水。喻普見如來佛剎莊嚴。復過於此。何以故。普見如來佛剎莊嚴。不思議故〇上說菩薩成佛功德。次說菩薩真俗生處。且真諦生處者。華嚴經七十九。說菩薩有十種生處。何者為十。善男子。菩提心是菩薩生處。生菩薩家故。深心是菩薩生處。生善知識家故。諸地是菩薩生處。生波羅蜜家故。大願是菩薩生處。生妙行家故。大悲是菩薩生處。生四攝家故。如理觀察是菩薩生處。生般若波羅蜜家故。大乘是菩薩生處。生方便善巧家故。教化眾生是菩薩生處。生佛家故。智慧方便是菩薩生處。生無生法忍家故。修行一切法是菩薩生處。生過現未來一切如來家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以般若波羅蜜為母。方便善巧為父。檀波羅蜜為乳母。尸波羅蜜為養母。忍波羅蜜為莊嚴具。勤波羅蜜為養育者。禪波羅蜜為浣濯人。善知識為教授師。一切菩提分為伴侶。一切善法為眷屬。一切菩薩為兄弟。菩提心為家。如理修行為家法。諸地為家處。諸忍為家族。大願為家教。滿

足諸行為順家法。勸發大乘為紹家業。法水灌頂一生所繫菩薩。為王太子。成就菩提。為能淨家族。此名菩薩真實生處〇次說菩薩世諦示現生處。據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爾時跋陀婆羅菩薩。即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是文殊師利法王子。已曾親近百千諸佛。在此婆婆世界。施作佛事。於十方面。變現自在。却後久遠。當般涅槃。佛告跋陀婆羅。此文殊師利。有大慈悲。生於舍衛國多羅聚落梵德婆羅門家。其生之時。家內室宅。化生蓮華。從母右脇而生。身紫金色。墮地能語。如天童子。有七寶蓋。隨覆其上。詣諸仙人。求出家法。諸婆羅門。九十五種諸論議師。無能醻對。唯於我所。出家學道。乃至。我今略說。為未來世盲瞑眾生。又般涅槃經云。其有得聞文殊師利名者。見形像者。百千劫中。不墮惡道。若有讀誦文殊師利名者。設有重障。不墮阿鼻極惡猛火。常生他方清淨國土。值佛聞法。得無生法忍。又寶篋經第二卷云。若施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一切眾生。給諸樂具。百千億歲。不如施文殊師利一爪端許。所生福德。勝前福德。或有問曰。菩薩既久已成佛。何故復為菩薩。答。無垢稱經云。雖得佛道轉於法輪。而不捨於菩薩之道。是菩薩行。又大慈恩寺基法師阿彌陀經疏。引經云。我昔能仁師。今為佛弟子。二尊不並化。故我為菩薩。又問。何故菩薩名文殊師利。答。斯乃古時訛略梵語。今巨宋新傳。及唐時不空三藏所傳。皆云曼祖(仁祖切)室利(二合)曳。此云妙吉祥。此菩薩。立名有二。初就世俗。因瑞障名。二就勝義。以德立號。且初世俗因瑞障名者。以菩薩生時。有十種吉祥事故。所以菩薩名妙吉祥也。何為十種。吉祥之事。一天降甘露。二地涌伏藏。三倉變金粟。四庭生金蓮。五光明滿室。六雞生鸞鳳。七馬產麒麟。八牛生白[牛*宅]。九猪誕龍豚。十六牙象現。所以菩薩因瑞障名也。二依真諦立名者。據金剛頂經說。由菩薩身。普攝一切法界等如來身。一切如來智慧等。及一切如來神變遊戲。已由極妙吉祥。故名妙吉祥也。故知。文殊師利菩薩。神通功德不可思議。大華嚴經第六十一入法界品。舍利弗。告諸比丘。汝可觀察文殊師利清淨之身。相好莊嚴。一切天人。莫能思議。汝可觀察文殊師利圓光映徹。令無量眾生。發歡喜心。汝可觀察文殊師利光網莊嚴。滅除眾生無量苦惱。汝可觀察文殊師利眾會具足。皆是菩薩往昔善根之所攝受。汝可觀察文殊師利所行之路。左右八步。平坦莊嚴。汝可觀察文殊師利所住之處。周迴十方。常有道場。隨逐而轉。汝可觀察文殊師利所行之路。具足無量福德莊嚴。左右兩邊。有大伏藏。種種珍寶。自然而出。汝可觀察文殊師利。曾供養佛善根所流。一切蘁間出莊嚴藏。汝可觀察文殊師利。諸世間主。雨供具雲。頂禮恭敬。以為供養。汝可觀察文殊師利。十方一切諸佛如

來。將說法時。悉放眉間白毫相光。來照其身。從頂上入。又云。文殊菩薩。能隨所樂。現自在身。威光赫奕。蔽諸大眾。以自在大慈。令彼清涼。自在大悲。起說法心。以廣大辯才。將為說法。文多不載。故知。菩薩以大善巧。拯接群生。為不請友。救世大悲。斯言信矣。華嚴七十九。彌勒菩薩。告善財言。文殊師利所有大願。非餘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菩薩之所能有。善男子。文殊師利童子。其行廣大。其願無邊。出生一切菩薩功德。無有休息。善男子。文殊師利。常為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諸佛母。常為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菩薩師。教化成就一切眾生。名稱普聞十方世界。常於一切諸佛眾中。為說法師。一切如來之所讚歎。住甚深智。能如實見一切諸法。通達一切解脫境界。究竟普賢所行之行。善男子。文殊師利。是汝善知識。令汝得生如來家。長養一切諸善根。發起一切助道法。值遇真實善知識。令汝修一切功德。入一切願網。住一切大願。為汝說一切菩薩祕密法。現一切菩薩難思議行。與汝往昔同生同行。是故善男子。汝應往詣文殊之所。莫生疲厭。集傳者曰。校此而論。既彼善財。得見文殊。皆是往昔同生同行。乃至。不生疲厭。況今之火宅諸子。若能專心求見大聖。豈不宜哉。

菩薩應化總別機緣二

夫。大聖應化。有總有別。隨機緣故。云何為總。答。如華嚴經第五十卷說。譬如月輪有四希奇未曾有法。何等為四。一映蔽一切星宿光明。二隨逐於時。示現虧盈。三於閻浮提清淨水中。影無不現。四一切見者。皆對目前。而此月輪。無有分別。無有戲論。佛子。如來身月。亦復如是。有四希奇未曾有法。何等為四。一所謂映蔽一切聲聞緣覺。學無學眾。二隨其所宜。示現壽命。脩短不同。而如來身。無有增減。三一切世界淨心眾生菩提器中。影無不現。四一切眾生有瞻對者。皆謂如來唯現我前。隨其心樂。而為說法。令得解脫。乃至。而如來身。無有分別。無有戲論。今文殊亦爾。故菩薩般涅槃經云。住首楞嚴三昧力故。於十方面。或現初生。或現滅度。入般涅槃。現分舍利。饒益眾生。乃至。是文殊師利。有無量神通變現。不可具說。此上所顯。即是菩薩。遍一切處。普應機緣。故名為總。故華嚴鈔。引經偈云。文殊大菩薩。不捨大悲願。變身為異道。或冠或露體。或處小兒叢。遊戲邑聚落。或作貧窮人。衰容為老狀。以現飢寒苦。巡行坊市鄽。求乞衣財寶。令人發一施。與滿一切願。令使發信心。信心既發已。為說六度法。領萬諸菩薩。居住五頂山。放億種光明。人天咸悉覩。罪垢皆消滅。二別者。即今遍在清涼五臺山。是也。以此處機緣勝故。

又是本所居。金色世界報土。在此也。按大唐東夏神洲感通錄。宣律師。常於唐麟德元年仲春之季。有數天人來。禮覲律師。共相談敘。律師。因問天人云。古昔相傳。文殊在清涼山。嶺五百仙人說法。經中明說。文殊。是舊住娑婆世界菩薩。娑婆。是大千總號。如何偏在此方。天人答云。文殊者法身大士。諸佛之元帥也。隨緣利現。應變不同。大士之功。非人境界。不勞評論。但大聖多在清涼山。山下有仙花山。有五臺縣。清涼府。往往人到。不得不信。

菩薩何時至此山中三

按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五菩薩住處品云。東北方有處。名清涼山。從昔已來。諸菩薩眾。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眾一萬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又據文殊菩薩現寶藏陀羅尼經云。爾時。金剛密跡主菩薩。白佛言。世尊。昔常為我說如是言。我滅度後。於贍部洲惡世之時。文殊師利。廣能利益一切眾生。大作佛事。唯願世尊。為我分別演說。於何處住。復於何方而行利益。憐愍攝護諸眾生故。願為說之。乃至。佛告金剛密跡主菩薩言。我滅度後。於此贍部洲。東北方有國。名大振那。其中有山。名為五頂。文殊師利童子。遊行居住。為諸眾生。於中說法。及有無量龍天。夜叉羅剎。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圍繞供養。乃至。文殊師利。有如是等無量威德。神通變化自在莊嚴。廣能饒益一切有情。成就圓滿福德之力。不可思議。又據文殊般涅槃經云。如是大士。久住首楞嚴三昧。佛滅度後。四百五十歲。當至雪山。為五百仙人。說法教化。成就令不退轉。又感通錄上卷。宣律師。問天人云。今五臺山中臺之東南二十里。見有大孚靈鷲寺。兩堂隔澗。於今猶在。南有花園。可三頃許。四時發彩。人莫究其所始。或云。漢明所造。或云。魏孝文所作。互說不同。如何。天人答云。二帝俱曾於此造寺供養及阿育王。亦曾於此造塔。昔周穆王時。已有佛法。此山靈異。文殊所居。漢明之初。摩騰天眼。亦見有塔。勸常造寺。名大孚靈鷲。言孚者信也。帝信佛理。立寺勸人。名大孚也。又此山形。與其天竺靈鷲山相似。因以為名焉。元魏孝文。北臺不遠。常來禮謁。見人馬行跡。石上分明。其事可知。至唐朝。因澄觀法師。於此造大華嚴經疏。遂下勅改為大華嚴寺。或問。據華嚴經菩薩住處品。即說菩薩常在此山。如何現寶藏經及般涅槃經二經。皆言佛滅度後。方來此山。答。此由菩薩住首楞嚴三昧。無作妙力。能分一身為無量身。復以無量身入一身。俱無障礙。如經廣說。能以一身分無量身故。即一身常在此山。其所分身。於十方界。施難思化。即華嚴所說在此山。是也。又復以無

量身入一身故。即十方界施化既畢。還來入此一身。引導眾生。令發心故。即現寶藏經及般涅槃經言。佛滅度後來入此山。是也。於理何妨。況是大聖不思議之境。豈可凡情能測度哉。故顯揚論說。於不思議境界。強思議者。有三過失。一得心狂亂過失。二生非福過失。三不得善過失。如非強思議者。得三善果。翻此可知。箋云。雖神應無方。道無不在。但菩薩本所化境。機緣偏勝。何所疑焉。

清涼山得名所因四

按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代洲雁門郡五臺山也。以歲積堅氷。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山。頂無林木。有如累土之臺。故曰五臺。海東文殊傳云。五臺。即是五方如來之座也。亦象菩薩頂有五髻。余因此二文。今更廣之。按千鉢經。及文殊師利五字陀羅尼。瑜伽觀門所說。文殊表般若。能生諸佛故。大寶集經第六十文殊會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以無礙天眼所見十方無量無邊諸佛剎中一切如來。若非是我勸發決定菩提心。教授教誡。令修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我於菩提。終不應證。而我要當滿此所願。然後乃證無上菩提。又文殊表般若者。菩薩大悲。能為增上。斷滅一切諸眾生等煩惱罪業。按金剛頂經金剛覺大菩薩三摩地一切如來智慧品云。爾時世尊。復入文殊師利摩訶菩提薩埵三摩耶所生法。如持金剛三摩地已。從自心出此一切如來大智慧三摩耶。名一切如來心印。即說密語。跋折囉底瑟那(二合)纔出此語時。於一切如來心。即彼薄伽梵。執金剛以為智劍而出已。同一密合。入於毘盧遮那佛心中。便為釼鞘。既成就已。住於毘盧遮那佛手中。於時從彼如來釼鞘身中。出現一切世界等如來身。一切如來智慧等。及一切如來神變遊戲已。由極妙吉祥故。及金剛薩埵三摩地。極堅牢故。同一密合。以為文殊師利摩訶菩提薩埵身。既成就已。住於世尊毘盧遮那佛心。而高聲作是言曰。我是諸佛語。號為文殊聲。若以無形色。音聲可得知(以諸佛法身。本無形相。恐成斷滅故。以音聲假詮表之。詮佛語言。即文殊聲也)爾時文殊師利摩訶菩提薩埵。從世尊心下已。依一切如來右邊月輪中住。復請教示。爾時。毘盧遮那佛。入一切如來智慧三摩耶金剛三摩地已。現一切如來斷除煩惱三摩耶。為盡遍眾生界。斷除一切苦故。及一切安樂悅意受用故。乃至。成就一切如來隨順音聲圓滿慧最上悉地故。彼金剛覺。於文殊師利摩訶菩提薩埵。如上於雙手授之。乃至。以其金剛釼揮斫已。而高聲唱言。此是諸如來般若波羅蜜能破諸怨敵。滅罪中為最。故菩薩左手持梵夾。表般

若體。自性清淨。右手持釰。表般若用。斷除眾生煩惱怨敵。又五字瑜伽觀門之表者。阿者無生門。詮一切法無生。表大圓鏡智。東方金剛部主阿閦如來。即菩薩頂上東邊一髻之象也。囉者。無垢門。詮一切法無垢。表平等性智。南方寶部主寶生如來。即菩薩頂上南邊一髻之象也。跛者。無第一義諦門。表妙觀察智。西方蓮花部主無量壽如來。即菩薩頂上西邊一髻之象也。左者。諸法無行門。表成所作智。北方羯磨部主不空成就如來。即菩薩頂上北邊一髻之象也。娜者。諸法無性相離語言文字門。表清淨法界。中方如來部主毘盧遮那如來。即菩薩頂上中方一髻之象也。故菩薩頂分五髻。山派五峯。豈徒然哉。良有以也。故華嚴疏云。表我大聖五智已周。五眼已淨。總五部之真原。故首戴五佛之冠。頂分五方之髻。運五乘之要。清五濁之災矣。此山。磅礴數州。綿五百里。左隣恒岳。隱嶙參天。右控洪河。縈迴帶地。北臨朔野。限雄鎮之關防。南擁汾陽。作神洲之勢勝。迴環日月畜洩雲龍。雖積雪夏凝。而奇花萬品。寒風冬冽。而珍卉千名。丹嶂橫開。翠屏疊起。排空度險。時逢物外之流。捫蘿履危。每造非常之境。白雪凝布。疑淨練於長江。杲日熾昇。認扶桑於火海。又華嚴疏主。釋菩薩住處品云。余幼尋茲典。每至斯文。皆掩卷而歎。遂不遠萬里。委命棲託聖境。相誘十載於茲。其感應昭著。盈於耳目。及夫夏景勝事尤多。歷歷龍宮。夜開千月。纖纖瑞草。朝間百花。或萬聖羅空。或五雲凝岫。圓光映乎山翠。瑞鳥翥於煙霄。唯聞大聖之名。無復人間之慮。入聖境者接武。革塵心者架肩。相視互謂非凡。觸目皆為佛事。其山勢寺宇。難以盡言。自大師晦跡於西天。妙德揚輝於東土。雖法身長在。而雞山空掩於荒榛。應現有方。鷲嶺得名於茲土。神僧顯彰於靈境。宣公上稟於諸天。漢明肇啟於摩騰。魏帝中孚於至化。北齊數州以傾俸。有唐九帝之迴光。五天殉命以奔風。八表亡驅而競記。其有居神洲。一生而不到。奚異舍衛三億之徒哉。按大唐神洲感通錄云。代州東西。有五臺山者。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五百里。勢極崇峻。上有五臺。其頂不生草木。松柏茂林。森於谷底。其山極寒。南號清涼山。山下有清涼府。經中明說文殊將五百仙人住清涼雪山。即斯地也。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靈蹤遺窟。奄然在目。不徒設也。中臺最高。去并七百。望如指掌。上有小石浮圖。其量千許。即後魏文帝宏所立也。石上人馬之跡。宛然存焉。頂有大泉。名曰太華。澄清似鏡。有二浮圖夾之。中有文殊師利像。人有至者。鐘聲香氣。無日不聞。神僧瑞像。往往逢遇。大唐龍朔已來。勅下令會昌寺僧會頤。往彼修治寺塔。前後再返。亦遇靈感。至正觀中。有解脫禪師。聚從習定。自云。於花園北。四度見文殊師利。翼從滿空。群仙異聖。不可勝

記。或問。此清涼山。為但山寒。名曰清涼。為就勝德耶。若但山寒。名清涼者。即陰山窮谷。凍寒之方。皆應清涼。若就勝德名清涼者。但諸仙聖所住之處。應亦清涼。即何獨此山擅斯名也。答。必二相兼。即無濫矣。一為山寒。兼有五頂。如上已說。二惟就文殊化境。揀餘仙聖所居。如般泥洹經云。若有讀誦文殊師利名者。設有重障。不墮阿鼻極苦猛火。常生他方清涼國土。值佛聞法。得無生忍。華嚴經入法界品云。以自在大慈。令彼清涼。斯之謂矣。故化方逐物。眾生自見於興亡。報土湛然。不隨器界之生滅。如斯而已矣。

五臺四埵右聖行跡五

按靈記。五臺有四埵。去臺各一百二十里。據古圖所載。今此臺。即古中臺。中臺即南臺。大黃尖即北臺。栲栳山是西臺。漫天石是東臺(唯北臺中臺。古時有異。東西二臺古今無異)。
無恤臺。常山頂是也。昔趙簡子。名無恤。曾登此山觀代國。下瞰東海蓬萊宮。觀神仙之宅。此是普賢菩薩。於中止住。雲霞出沒。往來五臺。登臺者。多見靈瑞。綠斯聖跡故。號為東埵也。西瞢[夢-夕+登]山。上有宮池古廟。隋煬帝。避暑於此而居。因說天池。造立宮室。龍樓鳳闕。遍滿池邊。此池。世傳神龍所居。緣斯聖跡故。號為西埵也。南有繫舟山。上有銅鐶。舡軸猶在。昔堯遭洪水。繫舟於此。世傳堯覩文殊現於南臺。緣斯聖跡故。謂之南埵也。北有覆宿堆。即夏屋山也。後魏孝文皇帝。避暑往覆宿此。因以名焉。下見雲州石窟寺。世傳山上有乾闥婆城。即化城也。常於日欲出時。城乃現焉。又望見北川。吳塚壘壘。有鬼趁南行。及見南山柏谷蘗(力鬼切)出隨行。文帝吒之。其蘗。即迴低曲而走。因謂之亞走柏。由此事跡。謂之北埵也。至巨唐儼禪師。神異僧也。嘗登西南臺之上。望見五頂。皆有五色雲覆之。隨雲覆者。配之為臺。唯古之中臺。即今之北臺。古之南臺。即今之中臺(孝文封為南岳也)餘皆定矣。

五臺境界寺名聖跡六

中臺頂上。有太華池。方圓二里。天生九曲 。其水湛然色若瑠璃。澄澈見底。池內平處。有石磊落。叢石間。復有名花。百品交映。神龍宮宅之所在焉。人暫視之。瘳(所錦切)然神駭。雲霧祥映。難以具言。然池之大小淺深。神變不定。故禮謁者。解瓔裨珮。投中而去　隨開皇十一年。文帝。勅忻州刺使崔震。持供於五臺頂。設齋

立碑。及覩後魏博陵公太守。奉使登臺。遙瞻叢石。並是菩薩身挂瓔珞。故寶臺鐵塔。功德最多。不可殫紀。

古十寺

大孚靈鷲寺
王子寺
靈峯寺
飣仙寺
天盆寺
清涼寺
石窟寺
佛光寺
宕昌寺
樓觀寺

今益唐來寺六

竹林寺
金閣寺
安聖寺
文殊寺
玉華寺
聖壽寺

靈跡四

太華池
白水池
孝文人馬跡
千年氷窟

名花五

日菊花
孝文十二院花
五鳳花
百枝花

鉢嚢花

北臺頂上有天井。下有龍宮白水池相連。金剛窟亦相通徹

古有八寺

寶積寺
淨明寺
木爪寺
普濟寺
公主寺
甘泉寺
大谷寺
聖壽寺

今益寺二

寶山寺
太平興國寺

靈跡十六

七佛池
羅漢臺
九女泉
公主臺
孝文教鷹臺
孝文打毬場
仙人庵
禪菴蘗
亞走柏
生死蘗
空心蘗
生地獄
鄧隱峯塔
憨山
玉泉
金井

異草二

雞足草
曹[夢-夕+登]草

東臺。舊名雪峯。山麓有研伽羅山。臺上遙見滄瀛諸州。日出時。下視大海。猶陂澤焉

古寺一十五

華林寺
香雲寺
觀海寺
香蘗寺
銅鐘寺
石堂寺
龍盤寺
光明寺
萬像寺
鳳嶺寺
龍泉寺
五王寺
天城寺
溫湯寺
古華嚴寺

今益寺三

金界寺
乾明寺
東塔院(今為尼院)

靈跡十一

松子戍
亦龍口
六鳳嵒
明月池

五王城
棗林
乳頭香蕖
研伽羅山
那羅延窟
萬聖足跡
溫湯

藥三

人參
長松
茯苓

西臺。與祕[(序-予+林)/女]巖相連。危磴干雲。喬林拂日。分空絕壁。接漢層巒

古寺十二

祕密寺
石門寺
榆勤寺
乳石寺
東尖寺
大會寺
日照寺
向陽寺
鐵勤寺
浮圖寺
熊頭寺
豹子寺

今益寺四

李牛寺
黑山寺
仰盤寺
病牛泉寺

靈跡一十五

泥齋和尚
孝文射垛
落王崖
香山師子蹤
于闐國王蹤
二聖對譚石
八功德水
石門
鳥門
龍窟
薩埵崖
王子燒
身塔
割肉坐石
王母仙桃

藥三

黃精
茯苓
木瓜

南臺孤絕。距諸臺差遠。林麓蓊鬱。巖崖傾欹。最為幽寂。昔有僧明禪師。居此三十餘載。亦遇神仙。飛空而去。唯蟬蛻其皮。三十里內。悉是名花。遍生峯岫。俗號仙花山。化寺屢逢。鐘聲時發。昔曾有人遇異人。形偉冠世。言語之間。超騰遂遠。故僧明禪師歌曰。南臺秀峙。龍神歸依。春雲靄靄。夏雨霏霏。黑白瞻禮。失渴忘疲。何罪不滅。何福不滋。臥於石罅。而坐神龜。菩薩麻充其龍枝。羅浮草結作禪衣。居巖嵎兮靜慮。履山巔兮尋師。飡松長智餌。菊除飢講。說般若志。行禪師再。覩龍母。又見龍兒。家施白藥。永離苦衰。

古寺九

娑婆寺
殊公寺

郭[(序-予+林)/女]寺
嵌巖寺
浮圖寺
高嶺寺
石臺寺
小柏寺
赤崖寺

今益寺三

福聖寺
靈境寺
法華寺

靈跡九

七佛谷
龍宮勝堆
萬畝平
東王相
西王相
神龜
東車尖
西車尖
石罅

藥二

人參
鐘乳

中臺北。北臺南。中間有諸佛浴池。一百二十所。四面是水。中心有土臺。方圓三尺。號為菩薩盥掌。遊戲之地。其歲香氣氛馥。色相光明。人熟視之。神移目亂。不敢久住。然人亦罕到池中。多出白雲。狀如隊仗。有梵志婆羅門像。如覩菩薩及圓光者。白衣即得初果及第二果。若淨戒之僧。得第三第四果也。金剛窟。即文殊大宅。此窟。在東北臺二麓之下。樓觀谷內。南北嶺間。有石門迺先聖出入之處。人多不識。昔有繁峙縣佛慧師。曾入此窟。行約三十

里。有橫河。既濟即抵平川。無復凡木。但見寶林。極望四周。金樓瓊塔。炳然晃目。佛慧師。出為人說此。
唐長安二年。遣使於五臺山大孚靈鷲寺。前採花萬株。移於禁掖。奇香異色。百品千名。令內道場。裁植供養。勅萬善寺尼妙勝。於中臺造塔。凡一朞功畢。遣內侍黃門金守珍。就山供養。顯慶設齋。乃供一萬菩薩是日。忻代諸處。巡禮僧數。盈一萬。皆云。萬聖赴會。普施一鐶錢。一萬緡。別施菩薩。內侍與州縣。具達朝廷。由斯靈瑞。臺山復興。

釋五臺諸寺方所七

按靈跡記。稱古傳有寺一百一十。北齊割數州租稅。以充供養。粵自後周已來。亟遭廢毀。甄臺寂寞。空餘麋鹿之場。寶塔摧頹。但聚鴟梟之跡。俄鐘隨季。海內分崩。寓縣沸騰。生靈塗炭。兵火延及。蕩焉靡遺。大率伽藍多從煨燼。名額既泯。基址徒存。其堪住持者。六十七所。餘皆湮沒焉。
大孚靈鷲寺者。世傳後漢永平中所立。所以名靈鷲者。據西域記第九卷說。梵云結栗陀羅矩吒山。即釋尊說法華經之地。唐云鷲峯。亦曰鷲臺。接北山之陽。孤標特起。既棲鷲鳥。又類高臺。空翠相映。濃淡分色。此山亦然。今真容院所居之基。岡巒特起。有類高臺。勢接中臺北臺之麓。山形相似。故以名焉。寺依此山立名。故云大孚靈鷲寺也。昔有朔州大雲寺惠雲禪師。德行崇峻。明帝禮重。詔請為此寺尚座。樂音一部工技百人。簫笛箜篌。琵琶箏瑟。吹螺振鼓。百戲喧闐。舞袖雲飛。歌梁塵起。隨時供養。繫日窮年。樂比摩利天仙曲 。同維衛佛國。往飛金剛窟內。今出靈鷲寺中。所奏聲合苦空。聞者斷惡修善。六度圓滿。萬行精純。像法已來。唯茲一遇也。
清涼寺。依山立名。託居巖側。前通澗壑。上接雲霓長安二年五月十五日。建安王仕并州長史。奏重修葺。勅大德感法師。親謁五臺。山以七月二十日。登臺之頂。僧俗一千餘人。同見五色雲中。現佛手相。白狐白鹿。馴狎於前。梵響隨風。流亮山谷。異香芬馥。遠近襲人。又見大僧。身紫金色。面前而立。復見菩薩。身帶瓔珞。西峯出現。法師。乃圖畫聞奏。帝大悅。遂封法師昌平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請充清禪寺。主掌京國僧尼事。仍勅左庶子侯知一。御史大夫魏元忠。命工琢玉御容。入五臺山。禮拜菩薩。至長安三載。送向清涼山安置。於是傾國僧尼。奏乞送之。帝不許。以雁門地連獫狁。但留御容於太原崇福寺大殿。中間供養。於五臺山。造塔建碑。設齋供養。是知真境菩薩所居。帝王日萬機之務。

猶造玉身。來禮大聖。矧餘凡庶。豈不從風一遊淨域。累劫殃消。暫陟靈峯。多生障滅者矣。
佛光寺。燕宕昌王所立。四面林巒。中心平坦。宕昌王。巡遊禮謁。至此山門。遇佛神光。山林遍照。因置額。名佛光寺唐。正觀七年。五臺縣昭果寺解脫禪師。重加修建。事如惠祥傳所說。
王子寺。備惠祥傳中所載。
西臺。接東峨谷。有一古寺。名祕[(序-予+林)/女]嚴。亦具惠祥傳所說。此寺。唐垂拱中。有雁門清信士。辟閭崇義。形同素服。心造玄關。畢志有歸。勵精罔倦。薄遊茲寺。誓願住持。經閣始成。樓臺營構。堂殿房廊。六七院宇。二三四輩行人。雲屯慈地。十方名德。輻湊其中。無憚劬勞。惟專禪誦。至長安三年。國家搜羅英彥。不遺巖野。辟閭崇義。遂被召入。因乞為僧。勅許披剃。後乃還山。終於此寺也。
北臺之西。繁峙縣東南。有一寺。名公主寺後魏文帝第四女信誠公主所置。年代浸遠。尼眾都絕。房廊院宇。佛殿講堂。九女浮圖。瓦甓猶在。唐世。有尼童女名醜。醜得一玉石。方圓一尺。文成五色。表裏光瑩。自持至都。獻則天帝。帝賜絹百束。且須後命。志擬置額度尼。醜醜染病。而歸既卒。方召不遂其願。
北臺之麓。有木瓜寺。往昔登臺。路由茲地。年代曠遠。不知建立之始。寺有長髮女。名佛惠。年七十四五。貌似愚癡。百歲耆耋。自少見者。容狀初無改變。修葺伽藍。常為導首。繁峙。曾有三百餘人。逐佛惠上北臺。適逢雨雹。遽引下臺側。投一蘁(力鬼切)下。蘁半空如室。佛惠前進。諸人隨入。同坐蘁空。悉能容受眾不測其神。時謂肉身菩薩。
普濟寺。居大黃尖嶺之南。林麓清虛。川原疎曠。西見栲栳山。東望漫天石。南覩中臺北臺。當木瓜之北有入地泉。巡臺之人忽逢雨雹。於此避難。
北臺北谷內。有宋谷寺。寶積寺。又東北。有寶山寺。並居谷內院宇幽奇。樓臺壯麗。即今見存。
生地獄。去北臺東不遠。有亂石交聳。聞諸古老。昔有張善和者。嘗逐一白兔至此。而陷內見地獄。去地獄不遠。又覩一經藏。層閣壯麗。善和怖駭。是投其中。因見藏內。塵埃甚厚。其傍亦有箒。靜掃除之。於善和。倏爾善心生焉。因即掃除。令極潔淨。承斯片善。還復得出。余謂。若非大聖願力境界。焉能感化若是哉。
鄧隱峯禪師者。福建邵武人也。世傳。與妹出家。俱來遊臺。至臺之頂。忽失兄所在。妹尋訪不得。至北臺西。道南石上。頭下足上。倒植而立。裙衣上聳。豎而不亂。庵。然示滅妹曰。輕躁之

性。死而不易。遂乃推倒。即於其處。而閣維之。收其靈骨。壘石為塔。至今在焉。
憨山者。在北臺東北。世傳。後魏孝文皇帝。臺山避暑。大聖化作梵僧。從帝乞一坐具之地。修行住止。帝許之。梵僧乃張坐具。彌覆五百餘里。帝知其神。乃馳騎而去。迴顧。斯山岌然隨後。帝叱曰。爾好憨山。何隨朕耶。因此而止。故以名焉。
唐昌寺。佛光東北四五里。迢嶢岡巒。寺宇幽邃。世傳昔宕昌王。造佛光寺。安止於此。因以名焉。箋曰。此說或訛。疑唐時賜。額取昌盛為名爾。
石窟寺。在佛光東北二十餘里。儼禪師所造。正當山口。登清涼寺。路經於此。遊禮憩息之所。
天盆寺。次南臺北谷。山形似盆。其勢如畫東北仙橋。西南神谿。池水當心。樓臺四繞。今絕跡矣。
王子燒身寺。次北五六里。有小巖寺。大蘗寺。唯瓠甓餘基。悉就頹毀。當時塔廟。靡有孑遺。此地極為生善。然遊禮路僻。到者甚稀。昔有西京萬善寺尼明月法屋等。於此結庵而居。每誦華嚴涅槃二部。戒律清潔。至神龍元年而卒。
中臺北趾及臺領南。有二伽藍。號曰吳[(序-予+林)/女]葱薗二寺。有洪馬寺主。於此住持。亦云戒德光。時威儀動物。群虎如犬馴擾。院庭鐘磬空鳴。如人擊動。六事不失。月十常聞。緇素巡臺。就而參禮。有尼三五人。年盡期頤。寺主百年不下山谷。長安三年正月遷逝。
五王城五王寺。修創奇異。未知何代五王立名建寺。周圍尚有桑林棗園遺跡。遊謁者。思慕忘返。
東臺南足南嶺上。有觀海寺。內有明月池。方圓一里。水深八尺。雖在晦朔。月影中現。夾池有二松蘗(力鬼切)枝莖相樛。每清風發韻。有如琴瑟。雁門人王石琦。太原郭上行。晉州魏法才。繁峙薛思恭等。一千餘人。巡禮東臺。忽至此寺。會大霖雨。七日不止。乃虔誠發願。因得晴霽。但雲敷不散。東極於海。浩然一色。平若大川。於中現盧舍那像。并聞說法。後郭上行等十餘人。發心出家。並得剃染。咸有高節。
東臺東大會谷內。有銅鐘寺。魏時所置。寺有銅鐘。可受三十斛。形如瓮腹。身作八棱。刻子魏都金剛。填陷象鼻隱起。雜寶莊嚴。龍象繞身。神仙遍腹。參辰日月。釋梵之形。列於頂上。中平元年。有僧惠澄。寓止茲寺。後因傳戒。遠赴京都。數載方還。失鐘所在。徘徊惻愴。痛悼彌深。忽見異人。僧詰其所。答云。余此山神。鐘已收入金剛窟中。本兜率天王所造。澄曰。非也。此是拘樓秦佛之時所造。山神何故收入金剛窟內。澄遂於寺勒石。為銘曰。

寺法鼓窟為隣。擊振吼膩吒聞。集賢聖滅苦因。被收入金剛輪。誰得知見山神。萬聖前六時聞。書翠鳳鐫白銀。表銅鐘之去處。絕後代之疑人。
溫湯寺。五王之所造。昔五王子者。不知何代。宿植善根。得為王子。又緣惡業。染伽摩羅疾。乃遷入山。於此溫泉澡浴。疾遂痊愈。身復輕安。造寺住持。因溫湯為號。寺內有塼塔一所。可高二丈。層給三重。中有盧舍那像。文殊普賢。及餘部從靡不畢具。唐萬歲通天中。有僧慈雲。創此安置。厥後巡遊之人。往還不絕。
清涼嶺南三十餘里。入大谷中。有嵌巖寺。小柏寺。嵌巖寺有佛殿門樓。小柏寺中。有浮圖二所。一當路口。一在谷中。山東之人。多此安泊。北有萬畝平。是李澄師莊。為普通供養。昔有僧。念阿彌陀佛。一念擲一菉豆。在十斛甕內。念滿此甕。乃見阿彌陀佛來迎。因而化去。
赤崖寺。臨路半崖。安置其寺。懸泉滴。溜水透巖。下去七八里許。俯視靈壽鎮定。復見易州抱腹功德山。
東峨谷南。有鐵勤寺。向陽寺。日照寺。壘石寺。並在谷中。林木高深。聯綿不絕。佛光寺僧。多來棲止。
入東峨谷。有大會寺。浴王寺。榆勤寺。乳石寺。東尖寺。右上伽藍。並在於谷之內。多居巖嶮。內有捐身崖。薩埵崖。割肉坐石等處。面有熊頭寺。豹子寺。黑山寺。甘泉寺。望臺寺。相距不遠。十里至十五里間。並據形勝。佛廟精舍。各各有之。
石泥和尚者。不知何代人也。聞諸古老人云。住西臺近東北谷下巖間。修道。每至午際。搓泥成劑。以充中食。人莫能測。後不知其終。
東臺北四十餘里谷底。有華林寺。香雲寺。寺東五十里。有香蘗寺。寺邊有乳頭香蘗。蘗南有八九十里。有慈雲寺。石室寺。下有龍盤寺。有龍形石上盤屈存焉。次南有光明寺。萬像寺。龍泉寺。鳳嶺寺。慈雲在大會谷中。石室在溫湯嶺上。盤龍寺。正當川下。光明寺萬像寺。見者不同。或出或沒。有人曾見。在南嶺寺邊。有栗蘗果園。有僧見在川內。叵測其由。臺山境界。不可依言取定。多致差玄。蓋諸聖權宜化現。遭遇各異爾。
有二化寺。按靈跡記。一天城寺。在五王城北三五十里。四面天城。一川平坦。雲峯峻拔。雪瀑湍流。據昔古伽藍傳云。化寺。不依地立。現在空中。菩薩道場。文殊淨剎。朱樓紺殿。七寶所成。紫金白銀。瑠璃玳瑁。珠網交絡。迴出雲霞。得遇之人。塵機頓息。有池水。深丈四五尺。清澈見底。平滿下流。時有靈禽羽毛五色。遶池上下。和鳴清亮。亦有茅庵草堂十五餘所。居山半腹。莫測凡聖。遊臺之人。有時得見。

東臺東華林寺山麓下。有一古寺。不中題額。院庭之中。寬一二里。四面雲峯。如同刻削。踞山半腹。締構精藍。寶塔凌空。實非人造。昔有閏禪師者。德行高潔。遊歷至此。忽逢化寺。見二老人。容狀非凡。行如奔馬。經此山巔。倏忽之間。却見少年。語音和雅。猶如鐘磬。口稱偈云。上善之語可放。中下之善可收。金剛之寶可用。醍醐妙藥可服。其僧。凝思寂。聽記其所說。有公孫生之俊辯。舍利子雄才。窮三界之根源。同一乘之句義。遺僧聖藥。遂得服餌之法。僧既受教旋。即不見人。既莫識寺。亦難逢。或化或真。不可知矣。

中臺東南有玉華寺。世傳。昔有五百梵僧。彼中修習定慧之業。九夏炎暑。即就中臺安居。三冬凝寒。即返玉華。禪誦勵精。苦志不廢寸陰。常有騾三十頭。不煩驅策。從北川上下。運齋糧以供僧用。如此凡數十載。未嘗闕乏。即今中臺厨堂之北。猶有舊寺基址存焉。

廣清涼傳卷上

廣清涼傳卷中

清涼山大華嚴寺壇長妙濟大師賜紫沙門延一重編

菩薩化身為貧女八
天女三昧姑九
安生塑真容菩薩十
牛雲和尚求聰明十一
佛陀波利入金剛窟十二
無著和尚入化般若寺十三
神英和尚入化法華院十四
道義和尚入化金閣寺十五
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十六
亡身徇道僧俗十七
州牧宰官歸信十八
高德僧事跡十九

菩薩化身為貧女八

大孚靈鷲寺者。九區歸嚮。萬聖修崇。東漢肇基。後魏開拓。不知自何代之時。每歲首之月。大備齋會。遐邇無間。聖凡混同。七傳者。有貧女。遇齋赴集。自南而來。淩晨屆寺。携抱二子。一犬隨之。身餘無貲。剪髮以施。未遑眾食。告主僧曰。今欲先食。遽就他行。僧亦許可。命僮與饌。三倍貽之。意令貧女二子俱足。女曰。犬亦當與。僧勉強復與。女曰。我腹有子。更須分食。僧乃憤然語曰。汝求僧食無厭。若是在腹未生。曷為須食。叱之令去。貧女被訶。即時離地。倏然化身。即文殊像。犬為師子。兒即善財及于闐王。五色雲氣。靄然遍空。因留苦偈曰。

苦瓠連根苦　甜瓜徹蒂甜
是吾起三界　却彼可師嫌

菩薩說偈已。遂隱不見。在會緇素。無不驚嘆。主僧。恨不識真聖。欲以刀剜目。眾人苦勉方止。爾後。貴賤等觀。貧富無二。遂以貧女所施之髮。於菩薩乘雲起處。建塔供養。聖宋雍熙二年。重加修飾。塔基下。曾掘得聖髮三五絡。髮知金色。頃復變黑。視之不定。眾目咸觀。誠叵思議。遂還於塔下藏瘞。即今華嚴寺東南隅塔。是也。

天女三昧姑九

古德相傳云。有天女三昧姑者。亡其年代。自云。大聖命我居華嚴嶺。囑曰。汝宿緣在此。宜處要津。行菩薩道。接引群品。資供山門。我亦照汝。又與一分供養。令汝經年不飢不渴。遠邇人聞。禮奉供施者如市。姑乃募工。營建精宇。不日而成。躬詣鄉川化人。米麪身自背負。以充供養。川陸之人。迎施者唯恐在後。遊臺黑白之眾供。億無算。姑自負重一石。輕疾如風。復加一石。亦無困躓。厥後。諸廩豐實。用之不竭。一日巡禮者眾。弟子白曰。瓮飯盡矣。姑曰。何以妄語。持漉具攪之。飯即盈滿。供給無盡。他物所須。大率如此。四方巡禮者。欲求見大聖。來請於姑。姑言。但至誠竭慮。焚香求請。即見金色。及一萬眾。種種光明。依言如願。至貞元三年二月十五日。忽謂門徒曰。吾化緣方畢。今可歸天。汝依吾誡。無令斷絕。語訖而去。是日祥雲映谷。天樂響空。異香氤氳。彌滿林壑。群鳥歡噪。百獸鳴吼。有吉祥。白鶴槃旋。經日而去。門徒無生眾等。咸依師囑。供養不絕。

安生塑真容菩薩十

大孚靈鷲寺之北。有小峯。頂平無林木。巋然高顯。類西域之鷲峯焉。其上。祥雲屢興。聖容頻現。古謂之化文殊臺也。唐景雲中。有僧法雲者。未詳姓氏。住大華嚴寺。每惟大聖示化。方無尊像。俾四方遊者。何所瞻仰。乃繕治堂宇。募工儀形。有處士安生者。不知從何而至。一日應召。為雲塑像。雲將厚酬其直。欲速疾工。生謂雲曰。若不目覩真像。終不能無疑。乃焚香懇啟移時。大聖忽現於庭。生乃欣踊擗地。祝曰。願留食頃。得盡模相好。因即塑之。厥後。心有所疑。每一迴顧。未嘗不見文殊之在傍也。再朞功畢。經七十二現。真儀方備。自是靈應胙蠁。遐邇歸依。故以真容目院焉。聖宋太宗皇帝踐位。神武天資。克平偽主。重恢宇宙。再造生靈。故得像教彌隆。靈峯更弊。初遣中使。詣五臺山。焚香虔祝。特加修建。太平興國之五年四月十五日。勅使臣蔡廷玉。內臣楊守遵等。詣五臺山菩薩院。與僧正淨業。同計度修造事。及同部轄工匠等。并勅河東河北兩路轉運。給五臺山菩薩院修造費用。至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張廷訓等。奏修造功畢。皇帝先自下西蜀。後於興國二年丁酉歲。勅於成都府。寫造第五大藏金字經一藏。至八年癸卯歲七月五日。勅內臣安重誨監送。就吾臺山菩薩院安置。每歲度僧五十人。真宗皇帝御宇景德四年。特賜內庫錢一萬貫。再加修葺。并建大閣一座。兩層十三間。內安真容菩薩。賜額。名奉真之閣。歲遣內臣詣山。設齋供養。自是。層樓廣殿。飛閣長廊。雲日相輝。金碧交映。莊嚴崇奉。邈逸前代矣。仁宗皇帝。纘祖考之

丕業。典儒釋之大教。屢遣中使。齎供詣山。每郊禋禮畢。道場設齋供養。寶玩之屬。多出禁掖。慶曆八年春三月。勅遣內侍黃門謝禹圭。送寶冠一戴。先是。慶曆至皇祐三年。朝廷三次遣使頒降。太宗真宗仁宗皇帝三朝。御書凡一百八十軸。并天竺字源七冊。後有山門僧守法慧順綰。於瑞相殿北。重建大閣一座。兩層凡一十三楹。於上層。置斗官分布。中楹安盧舍那佛像。四周造萬聖像。彫刻彩繪。備極工巧嘉祐二年丁酉歲。勅遣入內。內侍省黎永德。送御書飛白寶章閣牌額一面。詣真容院。於三月二十二日。安挂閣上。若匪皇上留心聖教。注想靈峯。則何以屢錫寶嚴。躬洒神翰。況太宗朝舊勅。山寺土田。盡蠲租賦。自古朝廷崇尚。建立伽藍。廣度僧尼。除免差役。何止一端。所以北齊數州之傾俸。有唐九帝之迴光者歟。

牛雲和尚求聰明十一

僧牛雲者。雁門人也。俗姓趙氏。童蒙之歲。有似癡憃。父母送之黌堂(學堂也)都無言覽之意。獨見僧尼。擎跽作禮。年十二。其親送之(往也)華嚴寺善住閣院。出家。禮淨覺為師。每令汲水拾薪。眾皆譏其庸鈍。年滿受具。殊無誦習。洎三十六歲季冬月。乃發志誠內。自惟忖曰。我見人。云臺上每有文殊現身。我今跣足而去。若見文殊。唯求聰明。學誦經法。時方雪寒。心無退憚。先至東臺頂。忽見一老人。然火而坐。雲問曰。如此雪寒。從何方而來。老人曰。吾從山下來。雲曰。為何道上。全無脚跡。老人云。吾從雪前來。復詰雲曰。師有何心願。冒雪跣足而至。豈不苦也。雲曰。吾雖為僧。自嗟蒙鈍。不能誦念經法。老人曰。來意若何。曰求見文殊菩薩。惟乞聰明。老人云。奇哉。老人又問。此處不見文殊菩薩。更擬何之。雲曰。更上北臺。老人曰。吾亦欲去。雲曰。同去得否。老人曰。請師先行。雲乃遊遍臺頂告別。老人向西而去。至暮。方抵北臺。亦見老人。然火而坐。牛雲驚疑。謂老人曰。適向東臺。相別吾先來。何為老人已至。老人云。師不知要路。所以來遲。雲雖承此語。心謂。只此老人。應是文殊師。乃禮拜。老人曰。吾是俗人。不應作禮。雲但設拜。情更不移。良久老人云。候吾入定。觀汝前身作何行業而闇鈍也。老人纔似閉目。遽即語曰。汝前生為牛。因載寺家藏經。今得為僧。從牛中來。因闇鈍爾。於龍堂邊。取一钁來。與汝斫却心頭淤肉。即明決也。雲遂依言向堂邊。果得一钁。度與老人。老人曰。汝但閉目。候吾令汝開眼。即可開之。雲依教。似覺當心。被斫身無痛苦。心乃豁然。如暗室中遇明燈。若昏夜之吐日月。老令開眼。師目既啟。即見老人。化文

殊像。語雲曰。汝自今已去。誦念經法。涉歷耳目。無忘失也。於華嚴寺澗東院。有大因緣。無得退轉。雲乃不勝悲戀。伏地而禮。未舉頭頃。菩薩已隱。師即下山。肢體輕便。習誦經典。眼見耳聞。無不總持矣。來年夏五月。遶育王塔。行道念經。至夕二更初。倏見真光一道。從北臺頂。連瑞塔基。久而不散。於光明中。當閣上。現閣一座。光色煥爛。前有牌額。題金字云。善住之閣。師乃憶菩薩所授之言。依光中所現之閣。而建置焉。至唐明皇帝開元二十三年。師年六十三。夏臘四十四。無疾而終。

佛陀波利入金剛窟十二

佛陀波利者。唐言覺愛。北印度罽賓國人也。亡身徇道。遍觀靈跡。聞文殊師利在五臺清涼山。遠涉流沙。躬來禮謁。以唐高宗大帝儀鳳元年。至臺山。南陟思陽嶺。見林木干雲。景物殊勝。內心忻懌。五體投地。向山頂禮曰。如來滅後。眾聖潛靈。惟有大聖文殊師利。於此山中。汲引群生。教諸菩薩。波利所恨。生逢八難。不覩聖容。遠涉流沙。故來禮謁。伏乞慈悲普覆。令覩尊儀。言已。悲泣淚流。向山頂禮禮已。忽見一老人。從山中出來。作婆羅門語。謂波利曰。師。情存慕道。追訪聖跡。不憚劬勞。遠尋靈異。然漢地眾生。多造罪業。出家之士。亦多犯戒律。西土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能滅眾生惡業。未知師將得此經來否。波利報曰。貧道宜來禮謁。不將經來。老人曰。既不將經徒來何益。縱見文殊。亦不識。師當却迴取此經至。流傳斯土。即是遍奉眾聖。廣利群生。拯濟幽冥。報諸佛之恩也。師如取得經本來。第即示師文殊所在。波利得聞此語。不勝喜躍。遂裁抑悲淚。至心禮拜。舉頭之頃。不見老人。僧大驚愕。倍更虔誠。畢志捐生。復還西域。求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至永淳二年迴。至長安。具以上事聞奏。高宗大帝。遂留經入內。請日照三藏法師。及勅司賓寺典客令杜行顗等。共譯唐本。勅賜絹三千匹。經遂留內中。波利泣奏曰。貧道捐軀委命取經來。意願普濟群生。救拔苦難。不以財寶為念。不以名利關懷。請還經本流行。庶使含靈同益。帝遂留新翻之經。還僧梵本。乃將詣西明寺。訪得通梵語唐僧順正。奏共翻譯。帝可其請。波利遂對諸大德。與順正譯訖。波利持本。再至五臺山。相傳入金剛窟。于今不出。僧順正等。具波利所述聖誨。序之經首耳。

無著和尚入化般若寺十三

僧無著者。姓董氏。溫州永嘉人也。天姿頴拔。毅然不群。爰自童蒙。岐嶷成性。年十二。依本州龍泉寺大德猗律師出家。誦大乘經數十萬偈。唐天寶八年。以業優得度。二十一歲。始紹師業。首習毘尼。因詣金陵牛頭山忠禪師。參定心要。厲節無虧。寸陰不捨。研窮理性。妙契本源。忠謂師曰。汝志性聰敏。宜自開發。眾生與佛。元無別心。如雲翳若除。虛空本淨。無著言下頓開法眼。東山祕旨。有所歸焉。雖道無不在。而境勝易從。遠詣臺山。志求大聖。大曆二年正月。發跡浙右。夏五月初。至清涼嶺下。時日暮。倏見化寺。鮮華絕止。因扣扉請入。有一童子。名朐胝者。啟出應無著。請童子入。白寺主。以昏夜寓宿。童子得報。延無著入。主僧賓接。如人間禮。問曰。師自何來。無著具對。又曰。彼方佛法何如。答。時逢像季。隨分戒律。復問。眾有幾何。曰或三百。或五百。無著曰。此處佛法如何。答云。龍蛇混跡。凡聖同居。又問。眾有幾何。答云。前三三與後三三。無著乃良久無對。主僧云。解否。答云。不解。主僧云。既不解。速須引去。無宜久止。命童子送客出門。無著問曰。此寺何名。答。清涼寺。童子曰。早來所問前三三與後三三。師解否。曰不能。童子曰。金剛背後。爾可覷之。師乃迴視。化寺即隱。無著愴然久之。即說偈曰。

廓周沙界聖伽藍　滿目文殊接話譚
言下不知開何印　迴頭秖見舊山巖

無著既出。坐而待旦。天曉即路。是月望日。屆華嚴寺眾堂安止。次月朔日。維那白。齋後大眾。各備盞啜茶。有一老人。持盞付無著云。啜茶記送金剛窟來。無著受教。少頃茶畢眾散。無著坐食堂南床上。見一老人僧踞北床。問無著云。師從南方來。持得好念珠來否。無著云。無。但有麁珠耳。老僧請看。無著與之。遂失所在。翌日中昃。坐般若院經藏樓前。有二吉祥鳥。當無著頂上。徘徊飛翔。數匝東北而去。越三日。景正東時。坐房中。見白光二道。至無著頂上而滅。同房僧法賢等。具見。無著大駭曰。是何祥瑞。乞再現之。決弟子疑網。言訖。再現。久而方滅。無著。是日正中時。獨詣金剛窟。既至。禮十餘拜。即坐而少憩。忽如昏寂。睡中聞人叱牛數聲。似令飲水者。無著驚覺。倏見一老人。年及耄期。弊巾苧服。足履麻屨。牽牛而行。無著。前執老人手。因拜問曰。從何方來。曰山下丐糧去來。無著曰。家居何所。曰在此臺山。老人問曰。師何因來此。無著曰。傳聞此地有金剛窟。故來禮拜。老人曰。師困耶。無著曰。不也。曰師既不困。何緣昏睡。無著曰。凡夫昏沈。何足為怪。老人曰。師昏沈。請師少息啜茶得否。無著許諾。老人手指東北。無著隨觀。見一寺。僅五十餘步。老人牽牛前導。無著踵後。既抵門闔。老人呼君提數聲。有童子。

啟扉而出。見無著伸禮。即牽牛入。延無著入。但見其地平坦。淨琉璃色。堂舍廊宇。悉皆黃金。其堂三架。東西兩掖。各一楹。老人延無著升堂。自坐柏木牙床。指一錦[袖-由+敦]。令無著坐。童子送茶二器。皆瑠璃盞。酥蜜各一器。即玳瑁。榛老人謂無著云。南方有此物不。無著云。無。又云。南方既無此物。甚裹喫茶。無著不對。老人曰。且喫茶畢。老人曰。師出家。作何事業。無著云。都無事業。大小乘中。亦無功課。遣日而已。老人曰。師初出家時。本求何事。曰本求大果。曰師以初心修習即得。復問。師年幾許。曰三十一。曰師年至三十八。宿福必至。復於此地有緣。謂無著云。徐徐而歸。好看道路。勿損手足。吾方且偃息。無著請留一宿。老人不許曰。師緣有兩伴。不見師歸。即懷憂惱。□當住此緣。師有執處在也。無著云。出家之人。有何執處。雖有行伴。亦不顧戀。老人曰。師常持三衣否。無著曰。自受戒已來持之。老人曰。此是執處也。無著曰。亦有聖教在。若許住宿。正念捨之。又曰。曾聽律否。曰曾。老人曰。准律云。明相小乘無難不得捨衣。師早下去。老人即起。無著亦起。相隨至堂前立。老人說偈云。

若人靜坐一須臾　勝造恒沙七寶塔
寶塔畢竟壞微塵　一念淨心成正覺

偈畢。顧童子送之出寺。老人撫無著背云。師好去。無著即退。至金剛窟邊。童子問曰。此何窟。無著云。名金剛窟。童子曰。金剛下更有何字。無著思惟久之。謂童子曰。下有般若字。童子曰。此即化般若寺也。無著執童子手。禮一拜取別。童子曰。迴禮聖賢。因說偈曰。

面上無瞋供養具　口裏無瞋吐妙香
心裏無瞋是真寶　無染無著是真如

說是偈已。無著再拜。舉首不見童子。化寺亦隱。唯覩蒼山崔嵬。喬木蓊鬱。無著悲愴戀慕。佇立久之。因觀所遇老人之地。有白雲湧起。須臾遍谷。見文殊菩薩乘大師子。萬聖翼從。凡食頃間。東有一段黑雲來過。菩薩即隱。少頃雲散。既而遇汾州菩薩寺僧修政等六人。同至金剛窟。遊禮聖迹。忽聞山石震吼。聲如霹靂。群僧駭怖。奔走映蘗。俄頃而息。修政等。詢問無著。乃言所遇之事。修政等。慶聞靈跡。自恨不覩其事。即覷欷久之。乃依無著口。依實錄之。傳於遐邇。示後覽之者。注想靈峯矣。其無著。興修供養之事。具如別錄所載。此不繁述。又華嚴鈔說。無著。厥後常思靈異。一日復在金剛窟。觀禮聖迹。遇一老人。命入無著。推其先入。老人即入。遂不復出。無著窟前佇立。都無所見。忽覩冠裳數人。朱紫服色儼。至窟前相推而入。無著心疑。因詰其從者曰。此何人也。得入斯窟。答云。是一萬菩薩□帝揚化諸處。任官歲久。

職滿却歸此窟。蓋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見在窟中。講華嚴經。無著聞已。欣然隨入。行三兩步。石窟狹小。不容乃止。

神英和尚入化法華院十四

釋神英。俗姓韓氏。本滄州人也。齠年悟道。丱歲從師。諷誦精勤。日夜匪懈。事師竭力。五事無虧。操比松筠。心同金石。依年受具。行業益修。每念浮生。速於瞬息。遂乃杖錫雲遊。尋訪知識。早通禪定。兼明經論。遠詣南嶽。參神會和尚。他日謂英曰。汝于五臺山。有大因緣。速須北行。瞻禮文殊大聖。兼訪遺蹤。既承師教。策勵忘倦。以唐開元四年夏六月中旬到山。願禮大聖。止華嚴王院。嘗一日齋後獨遊西林。忽覩精舍。額題法華之院。神英直入巡禮。俄見多寶佛塔一座四門。玉石形像。細妙光瑩。神工罕及。次後有護國仁王樓五間。上有玉石文殊普賢像并及部從。前三門一十三間。裏門兩掖。有行官道場。亦有文殊普賢部從。三門外。是五臺山十寺血脈圖。巡禮既畢。神英欲出院門。復見眾僧。姿狀神異。心疑化境。遂出東行。約三十步間聞聲。迴首視之。略無所見。神英乃悲泣久之曰。此必大聖所化。於我此地。有大因緣。即于化院之地。結菴而止。發大誓願。我當如化院建置伽藍。居之歲餘。歸依者眾。遂募良匠。營搆不酬工直。所須隨緣。遠自易州。千里求採玉石。製造尊像。罷琢精絕功妙。入神壁畫。多是吳道子之真跡。院成工畢。費盈百萬。題號法華之院。和尚因即住持。春秋七十有五。一日命諸門人。囑以後事。奄然示滅。年代雖遠。靈塔猶在。

道義和尚入化金閣寺十五

釋義禪師者。未詳姓氏。本江東人也。受業於衢州龍興寺。神清骨秀。風標彩人。唐開元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遠自江表。與杭州僧普守。同遊至臺山清涼寺粥院安止。有主事僧白。普請於東嶺荷薪。道義。即以竹鞋一兩。雇人代行。遂披三事衲衣。東北而行。訪尋文殊所在。心自惟曰。大聖是九祖佛師。神用叵測。洪纖隱顯。靡所不知。自恨。末法出家。聖賢伏跡。唯此臺山聖境。大攝生靈。金顏玉毫。有時而現。顧自江左。遠達靈山。無有患難。蓋由加持所致。伏願慈悲廣洽。不擇枯榮。普示真身。則愚誠願之。精心一念。物我俱忘。忽舉目頃。見一老僧。身甚偉大。容色輝映。絲髮皓然。頂骨圖起。身挂雲衲。神彩嚴峻。乘一白象。尋嶺而來。道義見之。不覺避路。投身於地。傾心禮足。象行稍疾。俄

頃而至。象以鼻觸義。意令禮拜。大聖僧謂義曰。師遠自江表。來陟靈山。不憚艱危。大收聖神。然此臺山一境。上下五峯。不論道俗。乃至足踐一土一石。非但滅生死之罪。佛記此等。當來必獲紫金之身。師既到來。因諧果就。自須喜幸幸莫大焉。今日天色雖和。然山頂風冷。即時且去。須取綿衣。明旦登臺。得其宜也。義遂禮謝。未及再視。象過如風。杳然莫覩。義歸清涼寺。取所寄衣衾。自宵達旦。方至西臺。果遇風寒。義師心自奇前事。莫敢語人。及上臺頂。果覩光瑞。靈塔八功德水。罔不周覽。明赴中臺。適行半路。復遇昨所見者乘象老僧。杖錫而來。謂義曰。師可急行。及他食次。老僧今日須到太原。一緣赴韋尹家齋。二要論少事。然不久別。午後為期。莫遠東西。自有消息。義禮未畢。俄爾失所。義遂前進。至供養所。果與眾僧食。次義復奇之。慰沃心靈。體忘疲倦。直至日昃。略無音信。道義登嶺翹望。挈缾行脚。向中臺頂上。處處巡禮。一心注想大聖真儀。又憶乘象神僧所教。佇伺消息。靡敢懈倦。因出僧堂南。約數十步。翹首瞻望。忽見一童子。年十三四。衣新黃衫。履新麻屨。自稱覺一。云和尚在金閣寺。遣來屈衢州道義闍梨喫茶。義遽隨覺一。向東北行。二三百步。舉目見一金橋。義即隨登。乃金閣寺。三門樓閣。金色晃曜奪目。大閣三層。上下九間。覩之驚異。虔心設禮。遂入寺庭。堂殿廊廡。皆金寶間飾。獨當門大樓。及所度橋。純以紫磨真金成之。義瞻仰不暇。神志若失。唯竭誠展禮。童子引義入東廂。從南第一院登門。忽見乘象老僧。當門踞大金繩床而坐。云阿師來耶。莫要禮拜。請上階來。義欲敷坐具展拜。老僧制之。義不敢拒命。即昇堂佇立。大聖呼覺一。取一小繩床來。令闍梨坐其繩床。器物迹是純金道義合掌頂禮。悚惕而坐。內懷驚歎。未敢咨詢。少選。大聖謂向義曰。阿師從江東來。彼處佛法如何。義曰。末法住持。少奉戒律。若非目證不可知也。大聖言。善哉。義因此方敢咨問。謂和尚曰。此中佛法如何。大聖曰。此中佛法。凡聖同居。不在名相。但隨緣利物。即是大乘。義曰。和尚寺舍尤廣。觸目皆是黃金所成。愚情莫能測度。可謂不思議者也。大聖曰。然。遂令覺一。將茶及藥食來。既至。命義啜食。香味芬馥。迥殊常味。食已。大聖復召覺一。送阿師遊十二院。義與覺一。遍歷諸院修謁。至大食堂前。多有僧侶。或禪或律。若坐若行。數約盈萬。或復受禮。或相承接者。十二院題額各異。

東廊六院

大聖菩薩院

觀音菩薩院
藥王菩薩院
虛空藏菩薩院
大慧菩薩院
龍藁菩薩院

西廊六院

普賢菩薩院
大勢至菩薩院
藥上菩薩院
地藏菩薩院
金剛慧菩薩院
馬鳴菩薩院

義巡謁畢。老僧遣義早歸。寒山難住。道義遂辭老僧。出寺百步。迴顧已失所在。但空山喬木而已。方知化寺。遂迴長安。大曆元年。列其上事。聞奏太宗皇帝。帝下勅建置。詔十節度使照修創焉。

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十六

釋法照者。本南梁人也。未詳姓氏。唐大曆二年二月十三日。南嶽雲峯寺食堂內食粥。照向鉢中。見五臺山。佛光寺東北一里餘。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一石門。自覺身入石門。行五里許。見一寺。題云。大聖竹林之寺。久之方隱。心極駭異。二十七日辰時。還向鉢中。盡見五臺山華嚴寺。諸寺了然可觀。地皆金色。殊無山林。內外明澈。池臺樓觀。眾寶莊嚴。文殊大聖。及萬菩薩。咸處其中。又現諸佛淨國。食畢方滅。心疑益甚。因歸院語諸僧。眾且問有人嘗至五臺山否。時有嘉延曇暉二闍梨。應曰。某甲曾到五臺山佛光寺安泊。與師鉢內所見。頗同。雖然問知。亦未發心遊禮。至四年夏。在衡州湘東寺高樓之上。九旬入念佛道場。及六月初二日未時。五色祥雲。遍覆諸寺。雲中現諸樓閣。閣中有數十梵僧。各長一丈。執錫行道。衡州奉郭。咸見阿彌陀佛。及文殊普賢一萬菩薩。俱在此會。其身高大。眾覩聖現。涕泣致禮。酉時方滅。法照向晚行道場外。遇一老人。年約七十。告法照曰。阿師。嘗發願向五臺山。今何不去。法照曰。時難路險。若為去得。老人曰。師可急去。法照却入道場。再發誠願。夏滿即往臺山。禮拜大聖。是

秋八月十三日。自南嶽。與同志十人。來遊臺山。果無留難。至明年四月初五日。方達五臺縣。南遙望。對佛光寺。南有數十道白光。舉眾咸覩。六日詣佛光寺棲止。果如鉢中所見之寺。是夜後分。因出房戶。忽見一道白光。從北山下來。至法照前。師遽入堂內。乃問眾僧曰。是何光相。僧答言。此處常有大聖不思議之光相。照聞已。即具威儀。步尋其光。遂至寺東北。約一里許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一石門。及見二青衣童子。似八九歲。顏貌端正。倚門而立。一稱善財。一名難陀。相見歡喜。問訊禮拜法照云。何故多時流浪生死。始來相見。遂引入門。向北而行。將至五里。忽見一金門樓。可高百尺。兼有掖樓。漸至門所。方見一寺。寺前有大金橋。金榜題號曰。大聖竹林之寺。一如鉢中所見。周圓可二十里。中有一百二十院。院中皆有寶塔莊嚴。其地純是黃金。渠流花果。充滿其中。法照入寺。至講堂內。見大聖文殊在西。普賢在東。各處師子之座說法。次其身及座。高可百尺。文殊左右。菩薩萬餘。普賢亦有無數菩薩。前後圍遶。法照。至二聖前師子座下。稽首禮已。問二聖言。末代凡夫。去聖時遠。智識轉劣。垢障尤深。煩惱蓋纏。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瀚。未審。修行於何法門。最為其要。易得成佛。利樂群生。唯願大聖為斷疑網。時文殊師利告言。汝以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為其要。所以者何。我於過去久遠劫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今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多。現深禪定乃至。諸佛成無上覺。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是諸法之王。汝等應當常念無上法王。令無休息。法照又問。當云何念。文殊告言。此世界西。有極樂國。彼當有佛。號阿彌陀。彼佛願力不可思議。當須繫念諦觀彼國。令無間斷。命終之後。決定往生彼佛國中。永不退轉。速出三界。疾得成佛。說是語已。時二大聖。各舒金色手。摩法照頂。而為授記。汝已念佛故。不久證于無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願疾成佛者。無過念佛。則能速證無上菩提。盡此一報之身。定□苦海。到於彼岸。時文殊大聖而說偈言。

汝等欲求解脫者　應當先除我慢心
嫉妒名利及慳貪　去却如斯不善意
應專念彼彌陀號　即能安住佛境界
若能安住佛境界　是人常見一切佛
若得常見一切佛　即能了達真如性
若能速斷諸煩惱　即能了達真如性
在苦海中而常樂　譬如蓮華不著水
而心清淨出愛河　即能速證菩提果

於是。文殊師利菩薩。又說偈言。

諸法唯心造　了心不可得
常依此修行　是名真實相

普賢菩薩。亦說偈言。

普誡汝及一切眾　常應謙下諸比丘
忍辱即是菩提因　無瞋必招端正報
一切眾見皆歡喜　即發無上菩提心
若依此語而修行　微塵佛剎從心現
悉能廣修諸行願　運接一切諸有情
速離愛河登彼岸　□□□□□□□□

法照聞已。歡喜踊躍。疑網悉除。法照禮謝已。合掌而立。文殊師利告法照言。汝可往詣諸菩薩院。次第巡禮。即受教已。次第巡禮。遂至七寶果園。其果纔熟。可大如盌。即取食之。味甚香美。法照食已。身意泰然。迴至大聖前。作禮辭退。遣二童子。送至門外。禮已舉頭。遂隱不見。師乃愴然。倍增悲感。遂立石題記。今猶在焉。四月八日。至華嚴寺般若院。西樓下安止。十三日日中後。與五十餘僧。同往金剛窟巡禮。到無著見大聖處。虔心敬禮。三十五佛名。凡禮十餘遍。忽見其處。盡是瑠璃七寶宮殿。文殊普賢。一萬菩薩。及佛陀波利。俱在一會。法照見已。惟自慶喜。隨眾歸寺。是夜中時。向華嚴寺。西樓上忽見寺。東山半。有五盞聖燈。其大如盌。法照祝曰。請分百盞。燈遂分百。再祝曰。請分為千。尋即便分。復變為三。行行相對。遍於山半。因此忘身。獨詣金剛窟所觀見大聖。於夜後分。至金剛窟重禮三十五佛名。十遍五會。念阿彌陀佛二千口。悲淚啟告。自惟無始惡業。漂流生死。種種剋責躄身。三十餘次自撲。未已。忽見一梵僧。身長七尺。稱是佛陀波利。至法照前。語曰。師今悲泣。有何意耶。答。法照遠來。願見大聖。佛陀波利言。師實願見否。答。願見。師即脫履立於板上。曰師但閉目。隨我而行。遂引法照入金剛窟。忽見一院。黃金題榜云。金剛般若之寺。皆七寶莊嚴。房廊樓閣。都一百七十五間。金剛般若一切經藏。在寶閣中。遂向大聖。投身作禮。合掌啟告文殊師利言。惟念。何時速證無上正等菩提。廣度眾生。令入無餘。何時果我無上願海。發是願已。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告言。善哉善哉。再為摩頂。授記言。汝心真正。志為菩薩。能于惡世。發斯勝願。利樂群生。如汝所說。必當速證無上菩提。必能速具普賢無量行願。圓滿具足。為天人師。度無量眾。法照蒙授記已。稽首作禮。又問。未審。今時及未來世。一切同志念佛四眾。不求名利。勇猛精進。臨終定感佛來迎。接上品往生。速離愛河否。文殊告言。決定無疑。除為名利及不志心者。言訖。遂遣童子難陀。將

茶湯來。并及藥食。法照言。不須藥食。大聖言。但食無畏。遂進兩盌湯。一盌味。甚極甘美。大聖亦進三盌湯。并及藥食。其器皆是瑠璃寶成。既而令波利送出。照意不欲出。大聖告言。不可。汝今此身。元是凡質。不淨之體。不可住此。但為汝。今與我緣熟。此一報盡。得生淨土。方得却來。言訖不見。還在窟前板上佇立。天明。獨見一梵僧。告法照曰。好去。好去。努力努力。勇猛精進。作是語已。忽然不見。良久遲迴。悲喜不已。始知大聖悲願。難可思議。法照雖覩聖異。不敢妄傳。恐生疑謗。至冬十二月初。遂於華嚴寺。入念佛道場。絕粒要期。祈生淨土。得無生忍。速超苦海。救度群品。如是七日。至初夜分。正念佛時。忽見一梵僧。至道場內。告法照曰。汝所見者。臺山境界。何故不說。言訖而隱。法照心疑此僧。亦未宣露。翌日申時。正念誦次。復見梵僧。年約八十。神色嚴峻。告法照。向時所見者。臺山境界。何不依事實記錄之。普示眾生。令所見者。發菩提心。斷惡修善。獲大利益。師何祕密。不向他說。照答曰。寔無有心祕密斯事。恐人疑謗墮於地獄。所以不說。梵僧告言。大聖文殊。見在此土。尚有人謗。豈況汝今所見境界。但令多人見聞之者。發菩提心。來到此土。滅除無量無邊生死之罪。斷惡修善。稱佛名號。得生淨土。即是利益無量無邊眾生。豈不大哉。何慮疑謗。祕而不說。法照聞已。答云。謹奉所教。不敢祕密。梵僧微笑。即隱不現。法照方依所教。具前逢遇。寔錄一一示眾。江東釋惠從。以大曆六年正月初九日。與華嚴寺僧崇暉明謙等。三十餘人。隨法照。至金剛窟所親遇般若院所。立石標誌。同行徒眾。虔誠瞻仰。悲喜交集。倏聞其處鍠然鐘聲。清音雅亮。眾咸驚歎靈異。果特謂照師曰。所見不虛。俱念宿緣多幸。得與同遊。書之精舍屋壁。普使見聞。同發勝心。共期佛果。後至大曆十二年九月十三日。法照與小師等八人。於東臺同見白光十餘現。次有黑雲靉靆。少頃雲開。見五色通身光。光內紅色圓光。大聖文殊。乘青毛師子。眾皆明覩。又降微雪。及五色圓光。遍現山谷。不可知數。其同行人小師。純一惟秀歸政智遠。沙彌惟英。行者張希。童子如靜等。無不咸見。其後法照大師。乃度華嚴寺南一十五里。當中臺中麓下。依所逢大聖化寺式。特建一寺。仍以竹林題號焉。

德宗皇帝貞元年中有護軍中尉邠(賓)國公扶風竇公。施勅賜三原縣莊租賦之利。每皇帝誕聖之日。於五臺山十寺普通蘭若。設萬僧供。命司兵參軍王士詹。撰述刻石記紀頌。其詞略曰。彌陀居西國。照師宗焉。帝堯在位。邠公輔焉。是知佛寶國寶。殊躅而同體也。竹林精剎。應現施工。已立西方教主。大師法照。自南嶽悟達真要。振金錫之清涼。根瑞相以徘徊。躡雲衢而直進。躋靈山入化

寺。周歷而□□□百二十院。所覩異光奇迹。具紀於大師實錄。□□□播。故略而不書。茲乃淨土教主東流也。故治地□□寺焉。文多不能具載。中臺慈恩和尚。先化黑白五百人。彫造玉石功德一十二尊并大殿一座。於大宋元祐五年春月。三人故放火燒燬。殿上釘自濟玉石功德盞。化為灰粉。僧省瑞。再化十方四眾。同力修營。於定州黃山彫造。到玉石釋迦文殊普賢等一十二尊。將至中臺并殿。紹聖五年六月日。終畢。告示後人。燒功德人。不出一年。盡皆惡死。殃隨無間。故知毀之者。惡報無量。苦輪不息。同力修崇者。獲福無邊。果證菩提矣。

亡身徇道俗十七

釋無染者。未詳姓氏。受業中條山。講四分律涅槃經因明百法論。每誦華嚴經。至諸菩薩住處品。說東北方有處。名清涼山。從昔以來。諸菩薩眾。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眾一萬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仍聞佛陀波利自西國而來。追求聖跡。遇化老人。再令西域取經。入金剛窟。於今不迴。古德既然。吾豈獨無緣乎。師乃自誓發跡遊方之禮。遍訪名公。或遇禪宗。參決理性。或逢講授。探討經義。以唐貞元七年。至五臺山。止善住閣院。時院僧智顒。為五臺山十寺都檢校。主釐僧務。師乃依顒。挂錫棲心。為終焉計。常念。文殊化境。非凡庶可登。吾幸居此。豈宜懈怠哉。冬即採薪荷眾。夏即跣足遊堂。立志不移。歷二十餘載。凡七十餘次禮諸臺。所遇震跡。化相金橋。寶塔聖磬。金鐘圓光之類。莫窮其數。最後中臺之東。忽覩一寺。額號福生。內有梵僧。數約盈萬。師乃從頭作禮。遍行慰勞。既而面見文殊。亦為僧相。語師曰。汝於此山。宿有因緣。當須供眾。勿得空過。言訖不見。化寺亦隱。梵僧俱失。師乃歎曰。吾覲茲靈異。豈可徒然。念此危脆之樂。有何久固。乃發誓願。告示四方遊臺僧尼。并及信士。每供養一百萬僧。乃然一指以誌之。漸及五百萬數。遐邇悉知。王侯不化而自來。金寶不求而自至。千萬供畢。十指皆然。至開成中夏四月。乃白大眾曰。吾於此山。薄有因緣。七十二次。遊諸聖跡。酬千萬僧供。不出此山。吾今耄矣。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五。此身難保。危同朝露。欲於中臺頂上。焚一炷香。答辭十方諸佛一萬菩薩。息心而住。諸徒眾等。各不相代。並是菩薩弟子。龍王眷屬。夙興善業。得住此山。夙夜精勤。省策三業。龍花三會。共結要期。比候下山。恐有留難。珍重而去。徒眾不曉師意。則共白言。三五日間。早來歸院。師乃但携瓶錫准焚香。獨與清信士趙華。持蠟布二段。麁麻一秤。香油一斗。於中臺頂。從旦

至暮。禮拜焚香。無時暫息。都捐飲食。亦不睡眠。念佛虔誠。聲無間斷。至夜將半。華訝其歸。曉復至臺頂見師。執志確然不移轉。益精專倍於常日。師乃告華曰。吾有密願。已見功成。汝與吾照緣。不得障道。為吾取蠟布麁麻香油。將來纏裹吾身。要於夜半子時。然身供養諸佛。吾若道果得成。首度於汝。華勸論不止。遂持蠟布。以纏師身。次被以麻。香油泚灌。將從頂煉。師戒曰。吾若有餘骸。照以薪光。火盡天滅。當須揚散。無使顯異。惑亂眾人。華即如教。自頭而然。至足方倒。華勉曰。昔聞喜見願力然身。今見上人繼乎先躅。奇哉。乃宣告門人。取眾靈骨。就梵仙山南起塔。於今現在。

代州總因寺沙門福運。清苦節行僧也。慈悲濟物。每慨虛生。常謂人曰。鷹隼逐鳥。何不相逢。猛虎搏人。幾時遭值。自恨年耄身肉枯乾。不能與眾生一頓飽食。苦哉苦哉。唐開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徑入南山。歲谷大石寺。北有一盤石。跏坐於上。執刀自割。分其身肉。為三十段。投置石上。因誓願曰。施諸飛走眾生一餐之食。願食此肉者。捨惡趣身。受人天報。言訖而卒。門人士俗。奔走其所。見委骸於地。緇素悲哀。積薪闍維。既而祥雲滿谷。俄頃暴風四起。身之骨灰。蕩然無餘。神異如此。若非忘我相了色空。孰能若是哉。

清信士宋元慶者。洛陽縣北鄉人也。唐聖曆元年二月十四日。來遊五臺。禮文殊大聖。元慶善根夙植。久厭塵勞。行潔氷霜。曾無瑕玷。屆茲真境。深契素心。願啟一時。功踰多劫。因遊西臺祕[(序-予+林)/女]嵒寺。乃潛於佛廟之側。後積薪油焚身。供養文殊菩薩洎諸聖眾。當此之時。聞東南隅山震數聲。西北有光。爛然五色。蓋表斯人內財供養之感應也。異哉。

繁峙縣門明雅者。智達空有。物我齊忘。厭有漏身。賀三堅果。於元慶焚身之年四月三日。祕[(序-予+林)/女]師廟之側。屠身供養。手自持刀。支解身體。略無變色。始從兩足。次及於心。皮肉紛然。唯有胸臆。猶合掌發願。願早成佛。濟度眾生。後乃剖心。命由斯殞。惜哉。

州牧宰官歸信十八

開元十八年。代州都督薛徽。以歲屬亢陽。久愆時雨。草木焦枯。種植俱廢。都督謂眾曰。吾聞。臺山文殊菩薩。極多靈異。有無緣慈。必哀祈請。遂登臺頂。竭誠禱雨。倏見華嚴寺上。有群飛白鶴。凡二十二隻。徘徊翱翔。集於臺上。須臾即散。俄頃黑雲靉靆。駛雨洪澍。五縣霑足(古有唐林縣也)民至二十六日。方興耒耜。

是秋大豐。耒耜小穀皆熟。粟斗三錢。百姓饒樂。若非至誠感神。曷能致此。
開元二十三年。代州都督王嗣。嘗巡禮清涼山五臺諸寺院。忽遇一伽藍。廣大莊嚴。內有文殊師利像。因入中禮拜。復從院出。乃逢隱者三五人。草衣麻屨。容狀甚陋。都督謂。是貧士行丐至此。乃問。自何而來。隱者曰。來遊山林。因而縱賞。吾能以六合入於一塵。三千納於毫芥。又為都督。談十二空之正理。演十二見之邪宗。辭論縱橫。辯才無礙。都督聞之愕駭。隱者仍有告誡。都督俛首未對。忽然而失。嗣於是頓發願心。欲飯千僧。以祈勝福。問寺僧曰。此中有千僧否。僧云。今七八月遊山者皆去。僧難可及。嗣乃志心虔求冥助。至設齋日。感千僧普會。嗣盡誠齋施。既畢。僧散並不知所止。嗣覩此感應。信心益固。後遙禮五臺。沒身歸嚮矣。
聖曆二年。長史崔義猷。遊禮五臺北臺。忽雲霧晦暝。跬步無覩。猷即投身自撲。遍體血流。死而復蘇。仰見雲間。一道光明。接華嚴寺。猷乃尋光而行。過處隨滅。直至華嚴寺。經宿南去。向佛光寺。一百餘里。先此瑞應。至寺覩見解脫禪師如生。共猷談對。既而語諸寺僧。寺僧靡不驚駭。皆云。解脫已亡多年。何故復見。此不可思議事也。猷益異云耳。
聖曆二年。長史齊政。携家遊臺。至清涼寺北。遇數僧。持錫杖跣足而行。政詢之。答云。訪文殊師利。因勉政發心。共登臺頂。及登遽失僧所在。政嗟異而下。還及清涼寺。又聞聖鐘鏗然。嚮喨山谷。政竭誠齋設。供施而歸。感其靈應。因為記云。
中臺西南百餘里。有一小山。名曰峯山。當臺邑之北。山半有生風穴。仙人掌。道人庵。說法臺。昔名九泉山。上有金華寺。下有澡浴池。世傳萬菩薩過夏之所。有時現像。猶若片雲。飛騰峯頂。或如白鶴。群翔山後。久而方歇。土俗備覩。咸云。萬聖出現。歲豐之兆。其言頗驗。
聖宋慶曆二年七月五日。有薄霧數片。從寺古殿後出。漸遍山頂。其中現菩薩形相。或三或五。各成行列。離山而南。右遶縣邑。僧俗告語。無不仰觀。前縣令路坦。留詩以記其異。

高德僧事跡十九

釋智顒者。亡其姓氏。中山人也。齠齔之年。傑出流輩。爾以弱冠。厭俗遺榮。遠詣臺山。依善住閣院賢林為師。策勵無怠。夙夜忘勞。落綵登壇。戒珠圓潔。天性節儉。室無長衣。遇有餘資。隨施貧病。既而辭師訪道。不數年間。大通佛教。講法華妙典。窮佛

知見。闡維摩勝旨。了不二法門。常念法性幽微。筌蹄權假。乃收跡靈境。挂錫舊居。其如高德服人。囊錐脫而露穎。嘉譽流遠。宮鐘擊以飛聲。唐元和年中。眾議請充山門僧首。固讓不獲。俛仰從命。遭時歲艱儉。供施稀曠。院宇蕭疎。鐘磬息韻。眾復叩請。為華嚴寺都供養主知大常住。即四方聚供之所也。宜其德必有隣。善則獲應。故值法照無著華嚴疏主。並釋門龍象。寶地芝蘭。緇素爭依。神靈密祐。時澄觀新製疏畢。眾請頠講華嚴大經。繇是。日有千僧。齋供豐腆。帑藏充溢。不知其由。時人咸謂。感聖來遊。師自主寺務。凡十餘載。有隣院僧義圓。亦諸僧之翹俊者。以頠久典常住。意其利於資供。既生疑謗。乃搆流言。謂。頠心非平等。志務貪婪。修德競時。豈當若是。頠聆斯謗。遽求自退。眾遂許之。師乃即日拱手而出。是夜有護法天神。報義圓曰。智頠和尚。乃千佛一數。師敢輕言耶。可速求謝咎。若其不然。必沈惡趣矣。義圓駭懼。詰旦詣頠。禮足悔謝。頠之德行感如此。及武宗在位。毀滅釋氏。頠藏匿啚藪。餘眾解散。宣宗踐阼。重興寺宇。勅五臺諸寺。度五千僧。再請頠為十寺僧首。并都修造供養主。至大中七年夏四月。普供天下巡禮四眾齋粥。一月既罷。一日誌大眾曰。人命如箭。焉能久保。心徇浮華。不求息慮。誰之過歟。遂退居靜室。不出二日。端坐而終。春秋七十七。夏臘五十八。

釋法珍。不知何許人也。亦忘受具之年。自捨塵俗。戒行精苦。誓除人我。志求解脫。講華嚴楞伽唯識瑜伽。每升座宣揚。如師子吼。化導無間。遐邇歸心。在華嚴寺。三十餘載。親見文殊師利。雲中出沒。現種種形。數盈千萬。法師因發誓願。設無遮大會。巡山之人。歲有萬數。詣五臺頂。然長明燈。幡花不絕。至隋開皇十三年七月而終。後五年。隋帝夢五臺山華嚴寺。法珍大師院。有摩尼寶珠二十顆。勅遣黃門侍郎郭。馳驛求取珠。法珍院供養庫中。果得寶珠。盡符聖夢。乃造七寶函。盛之進獻。自餘珠寶。有百千種。凡五斗餘。有詔復送臺山。仍以珊瑚樹一株並歸山。供養文殊大聖。師之德行。概見於此云耳。

釋孫哲。不知姓氏。及何所人。住天盆寺。三十餘年服餌松柏以中食。常坐不臥。寡於言說。志節高邈。迥踰塵表。寒暑行道。曾無懈息。身衣弊衲。都無餘服。菩薩行願。人所罕測。居常一日。親覩文殊師利。持一銀[垃*桑]金面鼓。來入伽藍。哲驚異悲感。因自璧身。口鼻血流。起而言曰。往聞聖鼓他化天樂。佛在世時。大聖持來。供養於佛。如來滅後。還歸天上。弟子業穢之質。大聖示跡。降此伽藍。俾無限塵勞。於斯盡矣。乃勤懇致禮。禮已不見。自此謂門人曰。吾命將盡。恐身不淨。污穢伽藍。欲去橫水鎮趣滅。爾等各念無常。勉修勝業。囑已下山。果至彼鎮。儼然示化。

釋神贊。俗姓盧氏。不知何許人也。戒行孤潔。好求訪聖跡。不惑之年。來詣臺山。禮謁菩薩。住華嚴寺清涼嵓間。禪誦為業。眾推高德。未詳終沒之所。

釋惠龍。幽州人也。丱歲出家。弱冠受具。性圓秋月。節勁霜松。戒等護鵝。慈深救蟻。了四分毘尼。略無凝滯。遠近請益。教誘盡材。專詣臺山。禮文殊師利。六時懺誦。徇法亡軀。自刺身血。寫菩薩戒。普施願早成佛。師氣貌嚴峻。言聲響亮。演法導迷無剛不伏。亦僧中之能士也。後不知其所終。

釋令休。河南人也。樂尋聖跡。遍歷名山。勵節勤苦。眾咸推伏。遠詣臺山。禮文殊師利。忽聞空中有聲。告曰。南閻浮提人。多不定聚。剛強難化。汝宜度之。勿憚劬勞。斯為上士。僧曰。欲求解脫。若為可得。空曰。汝可除心。僧曰。云何除心。作何方便。空中告曰。無心之草名瞢[夢-夕+登]。汝就觀之。自當悟解。師即求之。後果見其草。乃自惟曰。我問除心有何方便。却令觀此無心之草。有何意旨。如是審思。豁然了悟曰。草譬煩惱。無心喻空。草既無心。煩惱亦爾。煩惱既空。當何所斷。乃大悟無生。法空觀門。於斯了矣。師不勝悲喜。即就此草。結庵而止。人或問其故。師指草謂曰。人多心病。此草能攻。所欲來求。與宣良驗耳。厥後獲愈者多矣。至開皇二十一年癸酉正月上旬。無疾而卒。春秋七十有三。

廣清涼傳卷下

清涼山大華嚴寺壇長妙濟大師賜紫沙門延一重編

高德僧事跡十九之餘
高德尼事跡二十
南宋僧俗所覩靈異二十一
靈異藁木二十二
大聖文殊師利古今讚頌二十三

高德僧事跡十九之餘

釋嘉福。俗姓聶氏。代郡雁門人也。年七歲。於本州總因寺出家。十五受具。後住清涼望臺。三十餘年。常誦維摩經。菩薩聲聞二本戒文。涅槃般若二部。多所悟入。并誦諸部經論百有餘本。十日一周。略無餘暇。及然五指。供養文殊。臂上燒燈。求生淨土。至開皇二十四年十二月下旬。倏見白光一道。直至西方。如是二日。眾人咸覩。奄然而逝。

釋道宣。俗姓錢氏。吳興人也。蓋彭祖之後。少誦教文。長親師席。關之東西。河之南北。求訪宗匠。無憚苦辛。外總九流。內精三學。戒香芬潔。定水澄漪。存護法城。著述無輟。尤攻律藏。窮計幽微。七聚五篇。渙然氷釋。感天厨饋食。備於先記。自梁迄今。曾無儔匹。按華嚴靈記云。律師常至中臺頂上。見一童子。形貌異常。律師問其所由。童子曰。弟子天也。帝釋遣令巡守聖境。律師又問。道宣嘗覽華嚴經菩薩住處品。文殊師利。住清涼山。宣自到山。未嘗得見。其理如何。童子曰。師何致疑。世界初成。此大地踞金輪之上。又於金輪上。撮骨狼牙。生一小金輪。其輪。至北臺半腹。文殊菩薩七寶宮殿之所在焉。園林果樹。咸悉充滿。一萬菩薩之所圍遶。北臺上面。有一水池。名曰金井。大聖文殊。與諸聖眾。於中出沒。與金剛窟正相通矣。大聖所都。非凡境界。師可知之。言終乃隱。律師下山。向眾親說其事云。

釋窺基法師。姓尉遲氏。祖諱懿寧國公。父敬宗。六軍卿胄之職。任松州都督。伯父敬德。即唐初總管武略□古。聲名蓋代。封鄂國公。唐書有四傳。孔子有四科。□付有四聖。大唐三藏。有四弟子。基光昉測。故今疏主即其一焉。三藏西域取經。既迴。圓教大乘。創流東土。將圖普利。必藉周材。法苑所推。專歸疏主。至年十七。遂預緇林。特奉明詔。為三藏弟子。疏主專受大乘三藏祕訣。三藏以為廣濟群品。莫大於弘宣。傳付有歸。受命著述。製法

華唯識等疏一百餘部。盛行於世。又於三藏大師終後數年。來遊五臺山。禮文殊菩薩。於花嚴寺西院安止。法師常月造彌勒像一軀。日誦菩薩戒一遍願生兜率。求其志也。感通之應。綽然可觀。又復親書金字般若經畢。有神光瑞雲。縈拂臺宇。輝耀函笥。曰我無堅志。靈應何臻。從遊山訖。旋之京師慈恩寺。於永淳二年蟬蛻去爾。開元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有清涼寺普觀善師。與同造功德主。沙門法會。於中臺頂。造玉石釋迦文殊普賢等一部從。神功妙絕。至開元二十四年功畢。後武宗會昌五年。拆天下寺宇。例遭除毀。悲矣。

釋志遠。俗姓宋氏。汝南人也。早喪所天。孤養於母。承順顏色。晨夕靡倦。母常讀法華經。精通五卷。師因夙植善本。每念辭榮。年二十八。乃啟母出家。事師之禮。服勞無替。躬執僧後。未常違眾。厥後辭師參學。負笈八年。南北兩宗。大道淵旨。然於天台頓教。無所宗尚。可謂定慧雙明。惠修兼備。後聞臺山靈異。乃結侶同遊。就華嚴寺右小院挂錫。演天台圓頓。僅四十年。眾因目其院。為天台焉。至會昌五年。忽絕粒數日。而講課之務。未曾暫息。及二月十七日。告門人曰。吾平生修進。靡欺心口。今獲二種果報。臥安眠。覺而無痛惱。吾所著法華疏十卷。本跡二門。三周記別。開近顯遠。玄門十卷。五義判釋。止觀十卷。其天台宗疏。務在宣闡。並使傳通。勿令止絕。言訖。奄然而逝。春秋七十七。僧臘四十八。

案碑文云。金光照和尚者。其先河南府澠池縣人也。俗姓李氏。年十三出家。依於新安縣寶雲寺主靈粲為師。至年十九。入洪陽山。祖述迦葉和尚。伏勤三年。猶如一日。可謂衣不帶。布褐遮身。殘形毀容。勤求至道。和尚謂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佛常無應。而無不應。守斯守一。勤則居三。雖恒沙異名。隨緣攝化。而彼岸同體。感物從權。且清涼山者。諸佛之應化也。眾生緣重。爾可往焉。師既親受言教。來至汾州。洎寶應中。遇姦臣兇動。戎馬生郊。師阻難中。未可前路。乃迴入馬頭山。經姑射山。又轉至檀特山。六年居山。事慧超禪師。誓願苦身以崇至學。每興重願。以救蒼生。志在山林。祈無上覺。禪師知其願重。乃命速行轉至屋黨山夏縣。師於惠悟和尚。諮參至理。又聞方山純達禪師。德行清高。名譽遠徹。既至其所。禪師一見乃問。師從何而來。師曰。從無所來。禪師乃接以微言。豁然啟悟。乃知眾生即佛。佛即眾生。三界圓通。唯一心耳。遂住嵩山。經於三載。禪習為務。守戒為常。每自思曰。臺山之願竟未心。屬我國家。聖德廣運。日月照臨。功高百王。業濟千古。至唐大歷二年。方達五臺山。於大華嚴寺萬菩薩院安止。其日。忽雷電交發。雨雹駛飛。師乃駭心。默念大聖。俄

爾晴霽。倏覩白光。從臺飛下。光中千佛。嚴麗赫然。師涕泣交流。舉身投地。而為作禮。比至舉首。忽然其前湧出高樓十丈。有千葉花座。而以盛之。遂見諸佛舒金色臂。三摩師頂。告師曰。爾從今已去。應名金光照耳。諸佛令師誦金剛般若。以為恒式。言訖。忽然不見。師心內喜躍。感悟良多。翌日禮辭寺眾。遂詣祕[(序-予+林)/女]巖。幽居進德。日有所新。後又自西臺。忽雷風暴震。曳電注雹。良久雲開。谷騰黃霧。倏忽之間。千變萬化。師一心瞪視。誓求佛果。應時和風清暢。雲霧競湧。忽見維摩居士。普賢菩薩。文殊師利。師悲泣禮拜。忽然不見。又見二童子引師直詣臺頂。見二如來。淨如瑠璃。內外明徹。紫光蔽日。白氣浮天。遍滿山林。盡同金色。同行伴侶。罔知厥由。後又詣東臺那羅延窟。遙見三僧。乘白雲湧出。至前便隱。又至夜三更已來。忽見窟前。樓閣層峙。天樂嘹喨。至數日已。却往祕[(序-予+林)/女]。居止六載。後繁峙縣令呂才俊。堅請至縣。虔心供養。後代州都督辛雲晁。聆師之德望。差指使迎。入大雲寺。居止為首。廣興佛事。後不知其所終云耳。

華嚴疏主法諱澄觀。俗姓戴氏。本越州會稽山陰縣人也。即唐第八帝肅宗皇帝世。年十三出家。厥後儒典九流。百家子史。莫不該盡。具戒之後。節操非常。但有名山必遊。勝友皆訪。於大歷十一年。來遊五臺。於華嚴寺西般若院下。疏主至山前後。遊臺四十餘。後至大華嚴寺。專讀大乘方等之教。華嚴一經。偏所翫習。以自悟心。慶在朝聞。卷不釋手。其時。有善住閣院(隋朝本名東道場也)僧名賢林。亦不測之人也。時充華嚴寺主。乃與寺眾。恭請法師。講華嚴法華等經。前後五載。法師每謂。華嚴舊疏。旨約文繁。乃自唯曰。竊以大聖文殊師利。表乎真智。普賢菩薩。旌乎真理。二法混融。即表毘盧遮那之自體也。理包萬行。事括千門。廣喻太虛。周齊罔極。大矣。我即華嚴奧旨歟。我今既措趾文殊聖都。清涼妙域。華嚴大典。豈得捐乎。於是。旦暮策懷。思惟造疏。即自華嚴寺。徙住般若院。從容謂眾曰。余來聖地。曠劫希逢。欲屏交遊。澄心造疏。可能為余建閣一座。於上造疏可乎。寺主賢林等。僉曰允從。乃募工起手。不日而成。時有溫州無著。躬自書梁。羲之筆跡。奇哉可觀。功畢。疏主於上起立制疏道場。即唐興元元年四月八日也。朝夕焚祝。心祈瑞應。數日之後。中夜寢。夢一金人。於疏主前立。師乃以手攬之。從首飡食。至足而寤。私心喜曰。此必大聖垂祥。是余飡受華嚴之法味。得其粹旨。示造疏始終之兆也。乃起盥漱。遽入道場。焚香設禮。慶謝嘉瑞。厥後。若躬對聖容。援毫灑翰。才思如流。精釋微言。未嘗疑阻。遂得一部。七處九會之文。渙然在目。自興元元年。迄正元元年丁卯歲十一月

五日絕筆。法師既造疏已。乃罄資緣。設千僧會齋。用為顯慶。又欲驗其疏流通之兆。乃入道場。祈禱冥應。忽於夜寐。夢見自身化為大龍。首枕南臺。尾枕北臺。騰躍其身。復化作千箇小龍。分散而去。疏主覺已。喜曰。斯乃新疏流行之應矣。於是。華嚴寺主賢林。尚座悟寂。山門十寺都供養主。溫州無著。并闔山僧眾。又共設大齋。顯慶新疏。正元四年。并州節度使馬遂。代州都督王朝光。各遣使齎供施至山。令請疏主。講其新疏。每日可謂座列千僧。聆宣妙典。所出學徒。前後計及千數。其餘事疏。具如別傳所云。

釋常遇。姓陰氏。范陽人也。先從本土安集寺出家。師。其性淳朴。體貌魁梧。好適林泉。棲心物外。大中四年。杖錫孤遊禮五臺山。尋訪聖跡。止華嚴寺菩薩堂。瞻大聖真容。然右手中指為供養。後遍歷五頂。大覩祥光。不可勝紀。至西臺。遇古聖跡。名祕[(序-予+林)/女]巖。師啟目之際。忽覩金光。燦爛奪目。漸分雉堞。方勢如城。即古所謂金色世界也。因問寺僧。寺僧曰。是地。昔有古德住持。名金光照和尚。斯亦因光立謚。必其祥也。師悲喜交集。誓居此地。乃結廬住止。滌慮棲神。一入定門。經四十九日。鳥飛花雨。合卒香雲。揚袂摳衣。歸依如市。因即創興梵宇。締搆佛宮。十有七年不下峯頂。禪誦精勤。寸陰無廢。可謂聖力潛通。道出凡境。至昭宗運季。師亦化不常。有時撫掌高聲大笑。或復手執二石相磨。只云。併合併合。人不測其由。至唐莊宗吞併朱梁之後。人方悟前語。師神異前知如此。時武皇之在河東也。嚮慕高德。就山致禮。文德元年夏四月。命憲州刺史馬師素。傳意邀請。師固不受命。即以其年七月十八日。囑門人已。蟬蛻而去。春秋七十二。夏臘五十一。

釋願成。姓宋氏。不知何許人也。家世儒素。遐邇知名。不務浮華。不趨榮利。初其母陰氏。夜夢庭中雙樹。盡放繁花。俄頃而謝。唯有一枝。獨無凋變。結成珍果。覺而有娠。陰氏心喜。願生男子。既發願已。如期生男。遂名願成。乃長從師。獨稱小字。師子衿之歲。出就黌舍。務學明敏。首冠群輩。厥後。棄俗辭親。詣五臺山。依佛光寺僧正行嚴為師。至大和五年。受具。誦大小乘戒。法華。金剛。佛頂。大悲神呪。用為常務也。武宗世。誅剪釋門。師執志無改。宣宗皇帝即位。重興佛寺。山門再選召師。為其首。特許修營佛光一寺。功畢。尋頒命服師號圓相。就加山門都檢校。至光啟三年六月五日。忽覺氣志衰敗。乃罄捨衣盂。以充檀施。無幾而卒。後之人。起塔於寺之西北。

佛光寺乘方禪師者。遺其姓氏鄉里。即解脫和尚之孫也。身長七尺五寸。古貌稜稜。垂手過膝。眉長數寸。目有重瞳。禮念六時。行

道無息。紹其高躅。再修梵宮。臺殿橫空。等級相次。有太原士女。造立大聖一軀。擬送山門。路經滹沱。河水泛漲。波濤鼓怒。舟楫傾危。禪師隔岸遙禮。焚香懇啟。水忽絕流。聖像既濟。湍激如故。厥後忘其年月。示滅於寺。肉身猶在。有碑。居寺西一里。
無名和尚。渤海郡人。即先朝高力士之孫也。幼年慕道。落紺髮於金園。求具尋師。霑戒品於京洛。心地淵奧。受荷澤之宗。文藻縱橫。出湯休之句。可謂法苑之梁棟。釋門之標準。至正元年。示滅之日。澡盥清潔。淩晨一食。告召寺眾門徒。跏趺而逝。其後十一年。河東節帥李公頂謁。聞有異香。重修龕室。感神光數丈。瑞相仍現。方議茶毘。肉隨火化。霜骨端坐。鮮潔光明。支節鉤連。瑩滑如玉。建塔於寺。刻石猶在。
銓律和尚。本代地土居人也。七歲出家。依年受具。戒珠清瑩。行業芬敷。外習毘尼藏教。內修大乘因地。他心通照。事必先知。蔬食不過中。弊衣纔蔽體。不貯粒粟。不畜縷帛。可謂清苦高行僧也。示滅之日。有綵雲翳空。天樂盈耳。異香芬馥。遠近襲人。召集寺眾。執手敘違。付囑門人。跏趺而滅。
釋法興。本西京人也。七歲出家。與時流不雜。承侍師長。策勵忘疲。諷妙法蓮華經。暮年成誦。又念淨名金偈。不盈九旬。二本戒經。僅踰一月。日常一過。諷味精通。律軌精嚴。秉持無犯。來禮聖跡。志樂林泉。隸名佛光。遂有終焉之志。四方供利。身不主持。付囑門人。修彌勒大閣。凡三層九間。高九十五尺。尊像莊嚴。靡不周備。已至七十二位聖賢。八大龍王。臺山諸寺聖象。萬有餘尊。繪塑悉具。僧徒稱讚。眾口一辭。列上所屬。請充山門都綱。規矩準繩。為後世法。大和二年正月。聞空中有聲云。入滅時至。兜率天眾。今即來迎。師乃澡浴焚香。端坐而滅。建塔在寺西北一里。
王子燒身寺。必救都綱者。不知何許人也。未詳其字姓。蓋聞諸古老口相傳授。事多湮廢。今但傳其梗概。孔聖所謂我愛其禮。斯亦如之。世傳閻羅王之師舅也。以曾掌僧務。因謂之都綱。昔清涼府。即今五臺縣之故城也。彼其縣宰。忘其名氏。夏中獨坐。夜飲於公廡之下。倏見數人。形質甚偉。持枷鎖。似官中追攝人者。至前立。其縣宰。詰問厥由。對曰。某閻羅大王之使卒。大王遣來相追攝爾。公可行焉。宰於是大駭起立。謂獄使曰。死即古今之常事。余不罹也。祇緣有寡親在堂。唯憑官俸。以為恩養。若赴追攝。孝養弗周。若待其百年。死而無恨。今廣貽金玉。可能捐否。卒曰。此大王嚴命。某不敢專也。公若要免。五臺山王子燒身寺。有必救都綱。是大王之外舅。若能往告。必能相為也。於是。縣宰。遽俾被馬與府卒。忽忽而發。比至日出。乃得達寺。師房扉尚

掩。眠猶未興。宰躬自敲門。微聲而喚。少頃。師出。宰即折躬致禮。師曰。山僧愿德。不銷貴人之禮。宰舊嘗巡山。頗相輕視。此時事逼。致敬忘勞。曰不識聖人。罪寔深矣。泣淚又拜。師因問其故。宰具述厥由。師曰。可也。因索紙筆。具書其事。書畢。付與其宰。宰致拜再三。陳謝而退。自後至官滿了無他事。師自此傳名。名既彰矣。師尋亦示滅。有塔。見在寺之東南。集傳者曰。此大聖化。故化金閣傳云。凡聖混居。斯其驗矣。

降龍大師。俗姓李氏。諱誠惠。本蔚州靈丘縣人也。其親壯而無嗣。聞五臺山文殊靈異。躬詣祈請。既還。妻即感娠。後月滿生男。鄉閭嗟異。咸云聖子。及長。風骨爽秀。神智不群。乃詣臺山。依真容院殿主法順為師。至年二十。登壇受具。東臺東南。約一百餘里。有池名龍宮者。耆舊相傳。大師嘗居彼。結廬修道。今見有叢樹。故基猶在。師於淨瓶中。素畜一龍。龍曾逃出。入清水河。中有一巨石。上通三穴。潛隱其。一日凌旦。河上西南。見白氣出。師知龍潛其下。乃携瓶詣河。向石穴大叱之。龍還入瓶。携之歸庵。其泉猶有靈異。雖河瀑漲淤滓混流。獨此泉中。略無纖穢。天禧年中。余親往觀之。今龍泉店。亦因泉得名也。大師。嘗於西臺東北李牛谷中。亦有結廬誦經之所。嘗感山神現身聽法。後有王子寺僧湛崇等。率眾連書。慇請住寺。展師資禮。師不違來。願徙居彼寺。故得金峯增耀。寶壤騰芳。九州之琛賫皆來。十寺之樓臺益盛。財施法施。佛田僧田。由師住持。同霑利澤。後唐莊宗。聞師高行。同光元年七月。遣使持紫衣師名。勅書賜之。詔云。誠惠鷲嶺。名流雞園。上哲精守護鵝之戒。弘宣住雁之談。潛括三乘。深明四諦。忍草長新於性苑。意花不染於情田。自隱跡靈峯。棲心勝地。泛慈舟而拯溺。持慧炬以引迷。五百龍神。皆降懿德。一萬聖眾。盡繼玄蹤。為法宇之棟梁。作空門之標表。朕方興景運。大闡真風。宜旌積行之名。以奉無為之教。今賜號廣法大師。仍賜紫衣。師固辭不受。續降勅敦勸。其略。爰遣內臣遠班成命。師號既旌於戒行。紫衣無爽於受持。久屬當仁。匪宜多讓。至同光三年乙酉歲十二月。囑門人已。枕手而終。春秋五十。僧臘三十。師終後。勅賜謚曰法雨大師。并靈塔號慈雲之塔。今現在本寺。

超化大師。諱匡嗣。俗姓李氏。太原文水縣齊鳳村人也。幼年慕道。不樂世榮。注意臺山。願求披剃。依真容院浩威為師。受具之後。勵志不群。杖錫南方。參尋知識。學通內外。博究禪律。傳法度人。開眾耳目。晉天福三年戊戌歲。遊方行化。至湖南。謁偽國主王公。公施香茶盈萬。至丁未歲。遣使齎送入山。遍給諸寺。癸卯歲。至吳越國。見尚父元帥錢王。王禮接殊厚。語論造微。雅合王意。遂施五臺山文殊大士一萬聖眾前供物香茶。及製銀鉢盂鎮子

萬副。茗荈(赤兗反茶葉老者也)百籠。仍遣人。送至吳越館內。諸州刺史。各辦施利。鋪陳供具。無不周備。別造巨舶乘載。由海路北歸。嘗遇暴風四起。波濤鼓怒。舟人惶駭。頃刻沈沒。大師整衣焚香。望山遙禮文殊大聖。乞加冥護。俄頃。見文殊師利。出於海上現半身。猛風駭浪。頓然恬息。遂達滄州。輿載歸山。尋與降龍大師。均施諸臺寺院山坊蘭若。不私其利。及挂錫舊居。徒眾。堅請主領僧務。厥後。朝命典統山門。十五年間。興修佛寺。供眾僧數過百萬。案別傳云。昔湖南馬王素欽令望。嘗使齎茶二百籠。送詣臺山。以充大聖前供養。乃俵給山門諸寺。後與大師。偕之臺頂。焚香祈禱。設禮既畢。俱宴龍池之側。忽見一小蛇。其身赤色。躍於水上。迴首盼師。師曰。爾來也。乃告其使曰。爾可速歸。懼有大事。使即依言。與師俱旋至院。翌日使心忽忙。策馬而去。比至其主已薨。使乃方悟見蛇之驗。師預見如此。其何人哉。亦不測之人也。住持之外。禪誦為務。以大晉天福九年甲辰歲九月搆疾。五日遷逝。荼毘已後。門人收靈骨舍利。起塔見在。

取性道者。晉代人也。失其鄉里姓氏。居取性院。即今王子寺東北蘭若。改名北福聖院。是也。師內行莫測。外相麁鄙。衣唯弊衲。食且眾殘。不染聲名。人欽若聖。鄉川供施。無不樂輸。緇素遊山。瞻濟無擇。常操利刀一口入山。見蛇即斬。唯云。取性取性。由此故名取性道者。每誡弟子云。汝山採柴。若見蛇時。慎勿打殺。蛇報果重。千年少一。更重受之。弟子云。若果爾者。師何斬之。師云。咄。爾何知也。老僧斬之。令其取性。即解其蛇報。爾等不能。豈同吾也。師之密行如此。後終於本院云耳。

僧統大師者。俗姓劉氏。諱繼顒。燕薊人也。父諱守奇。唐末任滄州節度使。師幼失所怙。性稟知識。遭亂避地清涼山。禮真容院果勝大師弘準為師。年滿受具。誦習無疲。遠詣京師聽學。遍數本經論。遂還舊寺。首戴大方廣佛華嚴經。跣足遊禮五臺。每至一頂。講菩薩住處品一。終歲以為常。每講終。設茶藥異饌以供。其後對妙吉祥。焚香立願。遊歷東京。時。晉少主在位。見之信重。賜大相國寺。講大華嚴經。將相王侯。歸依信受。及解講。獲施財巨萬。盡以所直。於本寺講堂四面飛軒之下。創立石壁。命工鐫勒所講之經。期月之間。功用造畢。尋請還山。賜賚財施。不可勝計。遂建真容院四面廊廡。及華嚴寺樓閣。凡三千間。不啻設供七百餘會。塑山龕羅漢三十二堂。轉金剛經。并藏經六百萬卷。及真言呪偈。刻壇盡氈。逢三八普施溫湯。設四眾無遮粥會。殊因妙果。植大福田。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尋詔授五臺山十寺都監。賜師號廣演匡聖大師鴻臚卿。仍頒命服。偽漢高祖。一見師奇表。歎未曾有。特命與諸王為兄弟。少主即位。加五臺山管內都僧統。後以功授大

漢國都僧統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以偽漢天會十七年。正月十二日。遷滅於五臺山菩薩院。享年七十有三。僧臘三十有二。詔偽諫議大夫楊夢申。撰神道碑銘。立於院之西北。門人收靈骨。建塔猶在。

高德尼事跡二十

按華嚴經感應傳云。唐儀鳳年中。西域有二梵僧。至五臺山。齎草花執香爐。肘膝行步。向山禮文殊菩薩。遇一尼師。在巖石間松樹下繩床上。儼然獨坐。口誦華嚴。時景方暮。尼謂梵僧曰。尼不合與梵僧同宿。大德且去。明日更來。僧曰。深山路遙。無所投寄。願不見遣。尼曰。若不去。某不可住。當入深山。僧徘徊慚懼。莫知所之。尼曰。但下前谷。彼有禪窟。僧依而往尋之。果見禪窟。相去可一里餘。二僧。一心合掌。手捧香爐。面北遙禮。傾心聽經。聆聆在耳。初啟經題。稱如是我聞。乃遙見其尼。身處繩床。面南而坐。口中放光。赫如金色。皎在峯前。誦經兩帙已上。其光盛於谷南。可方圓十里。與晝無異。經至四帙。金光稍收。六帙都畢。其光並入尼口。華嚴經菩薩住處品云。震旦國東北方。有菩薩住處。名清涼山。過去諸菩薩。恒於中住。今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萬菩薩俱。其山在代州東南。名五臺山者。首楞嚴三昧經云。文殊。是過去平等世界龍種上尊王佛。又央崛摩羅經云。文殊是北方歡喜世界摩尼寶積佛。想神尼之境。必文殊之分化。以示梵僧也。

尼法空者。俗姓韓氏。宣州人也。幼時辭親。詣五臺山西南一百餘里建安寺出家。後於祇洹寺受戒。每誦法華。用為常務。後負笈聽學經律。數十載間。殊無開悟。自知性乏明慧。無宿習力。嘗聞五臺山文殊菩薩。現種種身。賑濟群品。人傳。有僧道超。別無行業。但久住華嚴寺。不出山門二十餘載。其後命終。生於兜率彌勒內院。彼天人謂超曰。爾於人間。別無妙行。祇承文殊菩薩境界力故。得生此處。爾可還下人間。接誘四部。俾令聞知文殊功德。冀望暫登此山中。大銷諸罪。則用補天之闕行也道超依言。不捨天報。下告人間。法空。如是思惟。文殊菩薩大願境界。不可思議。生希有心。復自念言。無始生死。三界流轉。不得解脫。善惡二業。由心造作。遂發大願。往五臺山。志求大聖垂慈引接。乃與親妹尼。立願今誓。以元和四年。屆山巡禮。遍遊五頂。覩種種化現。後至華嚴寺西北三泉院前深林中。逢一老人。謂法空曰。汝宜住此修行。決證勝果。言訖遂隱。法空知大聖告諭。乃悲泣雨淚久之。方自悔責惡業罪障。志願滅除。即依此願。別結草庵居。策勵

三業。曉夕靡怠。至元和八年二月十五日。取身所著衣。令弟子悉送常住。施大眾用。乃集眾取別。人問其故。法空告曰。我從止此來。蒙大聖告語。教示妙法蓮華四字。開佛知見。清淨無染。得生淨土。眾各努力。無得空過。言訖而逝。端坐如生。眾遂荼毘。收得舍利千餘粒。四眾分之。以充供養耳。

宋僧所覩靈異二十一

釋淨業。姓孟氏。代州五臺縣人也。幼而剛毅。神俊不群。初年十三。依五臺山真容院通悟大師為師。事師服勞。特出倫類。每詣太原。行化山門供養資具。靡不悉備。偽主劉氏。深所崇仰。乃賜紫衣。加號廣慧大師。至天會十一年。眾請充山門都監。尋屬宋太宗皇帝戎輅親征。克平晉邑。師喜遇真主。乃率領僧徒。詣行宮修覲。陳其誠欵。遂進山門聖境圖。并五龍王圖。帝遽令展之御座前。忽大雷震。天無片雲。駛雨霶注。帝大駭曰。是何祥也。師對曰。五臺龍王來朝陛下。今二龍相見。當喜故也。雷雨若是。帝大悅。即命收圖。謂師曰。侯朕師旅還京之日。別陳供養。乃賜命服。改號崇教大師。仍擢為臺山僧正。應闔山劉氏所賜衣師號。並改偽從真。至淳化四年四月下旬。寢疾而終。春秋五十九。僧臘三十九。

釋睿諫。俗姓劉氏。雲州人也。風俗神俊。出乎人表。志輕軒冕。性樂林泉。辭親出家於五臺。禮真容院僧統大師繼顒為師。厥後師既去世。葬禮云畢。勝願內興。欲崇佛事。乃於樓觀谷內東北。有泉名曰鹿泉。泉側不遠。結廬誦經。勵精勤苦。晨夕忘倦。一日忽夢老叟。告曰。爾不須獨善。可崇大事。兼於此地。大有因緣。吾贊爾力。言訖而寤。內自惟曰。斯必聖賢相誓。於此處建大伽藍。異日辦裝。之北地緣化。北朝寧王與夫人。先夢見師化緣修造。及師達境。一見如舊。既符先夢。大施金幣。暨迴本山。募工修建。復詣太原。謁偽主劉氏。亦蒙厚賚。寺號曰白鹿之寺。宋太宗。討平晉地。師乃躬詣行宮請見。上問臺山興建之由。師奏對稱旨。又蒙恩錫。甚厚。尋賜額。號太平興國之寺。師之感召。大概如此。至大中祥符元年八月初一日。以疾而終。春秋六十有六。僧臘四十九。影塔具在。

祥符中。有兩浙僧。失其州郡名氏。來禮大聖。登東臺頂。忽遇一院。樓臺壯麗。殿宇嚴潔。僧遂入院。前後殿宇。像設鮮輝。釋梵龍王。儼然相對。其僧遍詣參。見主僧敘接。言笑宛如素。延迎畢語。臨出院巡遣。僧初無駭異。及出了無所見。僧方悟化現。始驚歎之。遂離臺頂。西行下山。遊真容院安止。畢禮謁。前後殿宇。

主事諸僧。一如東臺所見。了然無異。僧乃禮謁臺山境界。讚歎不思議事。遂向院僧。具陳所見。無不歎嗟。
淳化中。有楊州僧。忘其法名。身服疏布。齋戒嚴謹。嘗齎五百副鉢。大小相盛。副各五事。入山普施。虔禮大聖。至真容院安止。因齋設日。均散咸畢。後有施主。詣北浴室院設浴。啟請闔山賢聖。下暨緇素。一無揀別。其僧齋畢。先詣溫浴。有三五僧。偕行澡浴。既至浴所。楊州僧。率先解衣。褰簾而入。忽見端正婦人。就水洗浴。僧狼狽而出。眾詢其故。僧具說所見。人或不信之者。入室驗之。果無所覩。
至道中。有僧道海。俗姓楊氏。代郡土人也。受業真容院。亦逢施主設浴。齋罷。遽自詣浴所。尚無一僧入院澡浴。海解衣而入。忽見滿堂眾僧揮洗。略無識者。覩此僧入一時俱出。海心雖疑。未測凡聖。遽出視之。闃無人矣。集德者曰。大凡施主設浴。必豫供養聖賢。後乃凡庶。清旦賢聖臨降。凡庶慎勿先就。一則觸犯聖賢。自貽伊咎。二即滅施福。徒設劬勞。斯亦聖人垂警。凡百君子。得無念焉。
華嚴店。昔有獵者。名馬秋兒。家貧。以射生自活。嘗至東臺。東臺東十餘里。有古寺基。人傳云。是古華嚴寺也。秋兒至此。見一巨石。其砥如桉。下有光明。心甚疑之。乃呼數人舉石視之。倏見佛經數十部。遂取一卷。啟之開視。字皆金色。光奪人目。秋兒輩。皆山野憃愚。不以為異。既歸。告語其事。有人傳達於真容院主僧寬。寬聞。驚喜非常。遽召門人弟子五七人。齎供具遄往求之。既至其地。了無所覩。唯有故基破瓦而已。悵恨久之。遂焚香歎息而歸。
代郡唐林縣。昔有女人。三十五年不離城邑。人呼姑。姑長髮尼同頭陀行。長物不畜。單衣被身。冬寒夏暑不以為苦。坊市巷陌。隨處而眠。悠悠之徒。寔叵能測五臺百二十所寺。無不曾過。夏月巡臺。則到處人見同行共語。坐在丘蕪。呵毀俗塵。憎惡色欲。後不知所終。故西域婆槃豆菩薩傳云。此世界。有一億菩薩。住持往來化物。示說不虛。前傳數云。凡聖混居。得不信哉。後之來臻此境。忽遇斯人。慎勿慢瀆。戒哉。
僧道演。俗姓崔氏。忻州定襄人也。數歲出家。依真容院法忍大師為弟子。每誦法華孔雀金剛般若等經。以為常務。師素有息賁之疾。結塊如石。每一發動。痛不可忍。幾將不救。忽見青衣婦人。至臥榻前立。問其疾之所由。師以寔告。婦人乃以手觸塊曰。師欲愈否。答曰。甚適所願。即以物如絲縷。纏其塊。而拔去之。尋即痊愈。方欲起謝。遽失所在。遂向隣僧說之。僧具頂禮。後每思

之。未嘗不感歎聖賢救護之力。厥後日益康強。年八十有五。方壽終焉。

靈異藁木二十二

華嚴寺東北。有棲觀谷。谷內有金剛窟谷口。昔傳有鳳栖藁。次西有十二因緣藁。與鳳栖藁相近。在金剛窟側。一身迴出一十二枝。高踰百尺。昔有古德。於藁下修十二因緣觀。遂以為名。入谷一二里。有白水池。色如酥酪。味如甘露。人飲其水。肌膚潤澤。若常服之。令人難老。東臺西。有王子造論碑。文字尚存。又有司空都督見佛碑。到者知焉。今年祀浸遠。廢毀不覩。良可歎哉。
華嚴寺東橫河側。有一樅藁。松身柏葉。橫枝到地。幹聳淩雲古昔相傳。名四諦藁。枝葉四垂。合圍成陰。有象明堂八窓四闥。中心一插向上。百重上。圍下方。可謂奇異。雨雪不透。風日不穿。巡臺之人。同到藁下。可容數百。常有僧。來止其藁下。為眾宣四真諦法。悟入者眾。時群鳥來止其處。飛翔上下。久而不去。僧曰。此鳥。如佛在藁有鸚鵡。於佛前聆四諦法。而得生天。此亦應爾。因謂之四諦藁。瑞鳥靈禽。遊集栖宿。藁既靈異。僧亦非凡。

大聖文殊師利古今讚頌二十三

文殊像讚(并序)

晉支道林撰

文殊師利者。是遊方菩薩。因難垢之言。而有斯目。非厥號所先也。原夫稱謂之生蓋。至道興其邈。何者。虛引之性彰於五德。軌世之表聞於童真。庶仁之風移。則感時之訓興。故云儒首以法王子為名焉。夫欲窮其淵致者。必存其深大。終古邈矣。豈言像之所及。難算之劫。功高積塵。悠悠遐曠焉。可謂諸言略敘其統。若人之始生也。爰自帝胄。尊號法王。無上之心。兆於獨悟。發中之感。無不由也。近一遇正覺。而靈殊內映。玄景未移。遂超發道位。於是深根永搆於沖壤。條異神柯而月茂。慈悲之氣。與慧風俱扇。三達之明。與日月並輝。具體而微固。已功侔法身矣。若乃天機將運。即神通為館宇。圓應密會。以不迹為影跡。斯其所以動不離寂。而彌綸宇宙。倏無常境。而名冠遊方者也。世尊興出。乃授躍進之明。顯潛德於香林。因慶雲而西徂。復龍見於茲剎。法輪既轉。則玄音屢唱。對明淵極。輒暢法深言。道映開士。故諸佛美其

稱體絕塵俗。故濯纓者。高其跡。非天合天和以挺祚。吸沖氣而為靈。舒重霄以迴蔭。吐德音而流響。亦孰能與於此哉。時欲搖蕩群生之性。宅玄宗而獨至。開宏基與一簣。廓恒沙而為宇。若然而不說文殊之風。則未達無窮之量。長笑於大方之疾矣。自世尊泥洹。幾將千祀。流光福蔭。復與時而升降。由是冥懷宗極者感。悲長津之喪源。懼風日之潛損。遂共長表。容之金石。繼以文頌。人思自盡。庶雲露以增潤。今之所遇。蓋是數減百年。有轉輪王。王閻浮提。號曰阿育。仰窺遺軌。擬而像焉。雖真宰不存於形。而靈位若有主。雖幽司不以情求。而感至斯應。神變之異。屢干民聽。因僉悟時信有自來矣。意以為接頹薄之運。實由冥維之功。通天昏否之俗。固非一理所弘。是以。託想之賢。祇誠攸寄。絲紐將絕之緒。引豪心以摽位。乃遠謨良匠。像天所像。感來自表。不覺忻然。同詠為之讚曰。

眇眇童真。弱齡啟蒙。含英吐秀。登玄履峯。神以道王。體以沖通。浪化遊方。乃軌高蹤。流光遺映。爰暨茲邦。思對淵匠。靖一惟恭。靈襟絕代。庶落塵封。

文殊師利讚

童真領玄致。靈化實悠長。昔為龍種覺。今測夢遊方。恍惚乘神浪。高步維摩鄉。擢此希夷質。映彼虛閑堂。觸類興清遘。目擊洞兼忘。梵釋欽嘉會。閑邪納流芳。

文殊像讚

殷晉安撰

文殊洞睿。式昭厥聲。探玄發暉。登道懷英。琅琅三達。如日之明。亹亹神通。在變伊形。將廓恒沙。陶鑄群生。真風幽噯。千祀彌靈。思媚哲宗。寤言祇誠。絕慶孤棲。祝想太冥。

文殊師利讚

祕書丞郄濟川撰

釋尊降世。說法度人。大聖文殊。示菩薩身。佛不竝化。助道能仁。金口宣言。證號往音。龍種上尊。摩尼寶積。普化色身。未來當得。雙林滅景。眾聖韜光。我大導師。奄宅清涼。五百仙俱。講

道為常。波利遠歸。無著願見。或授祕語。或覩神變。為接有情。不捨方便。我曾供養。今復親依。瞻仰真像。若覩靈暉。俗緣未斷。善念長歸。我對金容。當發大誓。運菩提心。廣度一切。近侍吉祥。億生萬世。

續遺

前代州管內僧正勝行大德沙門明崇撰

安州人張氏。崇信三寶。純厚人也。元豐甲子。來遊此山。以錢百萬。奉曼殊室利。每日三時。必來開殿。辨香茶珍果。情貌如肅。守殿者。以其誠懇。不以為勞。一日遍遊諸臺。至西臺之頂。焚香次。忽聞異香。久而莫測。既而仰視空中。乃見天花百千萬朵。青黃朱紫。眾彩畢具。繽紛亂墜。甫齊人頭。觀者數百人。人欲取之即騰起。一朵獨落張公之手。其色不可名狀。晚還真容院。僧俗覩之。歎未曾有。主僧。懇求菩薩前供養。公曰。菩薩授我。而返留之。是我逆菩薩之惠也。況仙陀聖卉乎。主僧亦不敢奪其志。清朝下山。親捧其花。常有圓光丈許隨身。送者踰數十里不能捨。歎息而歸。

德州市戶王在。家甚殷富。元祐庚午仲夏。挈妻僕遊臺山。晚宿真容院。翌日彈冠整衣。詣文殊像。既而晚。覩微有不敬之色出聲。就館。知客僧省彥。求謁。與在語曰。山僧住此。僅四十餘年。所接眾多。今日君拜謁之禮。似有初謹後怠。加之。容色不怡何也。在怒而言曰。在此一來。出於過聽。謂。有肉身菩薩。故不遠千里而來。今觀之。乃一泥塊耳。反思跋涉之勞。寧不為苦。彥曰。是何言歟。昔大聖。於此鷲臺。屢見瑞相。安生親塑。意有所疑。祈而復現七十有二。故。唐睿宗。以真容目為院額。公何言之易也。且此山。龍神守護。或若以怒。公身竄之無地也。在曰。豈一龍。焉能禍我乎。彥曰。君此一來。輕侮像貌。痛斥龍神。第恐禍生不測。可速悔過。不然。公之身。必碎於龍神之爪牙矣。在意不悛。後三日遊東臺。與眾百餘人。宿於臺頂化現堂。甫及夜半。大雷忽發。若天坼地裂。堂之壁已為穴。火焰隨入。俄頃。火從穴出。在之身已碎矣。其僕孝存。借寺家綿衣一件以禦寒。裏外衣並燒損。唯中間借物在焉。其妻僕。火其骨而下山。聞者。靡不歎異。是夕。有滄州尼海俊。同宿化現堂。日已曛暮。有叟語曰。敝居不遠。敢邀師。一訪兼就晨粥。尼應命至一石洞。叟遂失所在。清朝復化現堂。知在之禍。免其驚懼。究其所寓石室。乃那延洞也。

僧惠通。沂州人也。今為僧之上首。昔政和改元首夏。與緇素千人。同遊臺山。今僧正通義大德明惲。時充知客。謂通曰。梵仙山五龍。時復出現。可一觀焉。惠通。因與其徒二三子。同遊至山。復逢同志者。因詢之曰。山有神龍。子見之乎。同志曰。見。通問其狀若何。曰如蛇。通曰。正是真龍。猶為畜類。況蟒蛇乎。乃還所寓之舍。俄頃。通覺腰間有物。如蛇而如爪角。漸束其腹甚緊。苦痛不可忍。起而復倒者再。同志者。走報主僧。述其事。通亦遣人白主僧。求救曰。我以傲慢。龍神得罪。聞山中有熙菩薩。為我懺悔。會熙公。隨漕使陳公知存。遊興國寺。主僧亦懼不可測。就命菩薩殿主洪辯大師溫晟。作法懺悔。通罄捨衣盂悔過。少頃。苦方息。陳公聞之。亦相與歎焉。

書生李昇者。中山相如里人也。昔與右丞王公安中同筆硯。其弟。即修大華嚴寺功德主真熙也。代州守王洗。自中山召之。使子姪從其學。政和元年。至山。與士大夫時復燕樂。一日到寺。王天民都巡陳去。捕盜伏扑。乃命先生。遊梵仙山。至東巖。祈於龍神祠下。少頃。二龍出於石間。一為金色。一為紺青。諸公焚香設拜。以笏招之。金色者。緣笏而上睿。若有所嗅者。諸人之意加勤。獨先生以杖觸之曰。此乃怪蛇異物。何足貴哉。言未竟。有物如神。仆先生於地。眾咸惶駭。俄又擲於巖下。高數百尺。先生既死。其弟熙。以禮葬之。是夕。雨雹大作。雷電晦暝。先生之屍。暴露於外。因火之而葬焉。

那羅延洞者。在東臺東側。洞門向東。深二丈餘。迤邐隘窄。如斗許大。遊禮者至此。既不能進。往往但以手捫探。或秉燭照之。一穴唯指西北稍向上。然深不可測。時有冷風拂面。傳云。此洞。與金剛窟。皆大聖之所宅也。宣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有邵武僧。失其名姓。與僧宗新。同遊臺山。止真容院。瞻禮真像。一日登東臺頂。會代郡趙公康弼。與都巡檢薰涼等諸官。升山門上首僧慈化大師真熙。一百餘人俱至。求現光景。已而遊是洞。趙公等。遍入觀覽。唯邵武僧。佇立洞外。其一官戲之曰。師何不入。入之則無礙矣。其僧。乃揖趙公慈化宗新曰。珍重珍重。遂趨步而進。至隘窄處。則褰衣傴僂而入。略無阻礙。如行空室。舉眾驚愕諠譟不已。莫測其由。宗新呼之數番。杳無聲跡。既移時不出。宗新謂眾曰。吾與彼僧同行數旬。竟不知其為聖賢也。因慟哭曝怨。眾亦泣下。趙公求其遺物。宗新視之。得竹笠一頂。蒸餅數枚。尋有平隘寨官張仲古。作詩美之。以呈趙公。云南僧遠禮五臺山。去入那羅洞不還。自古趙公傳拂子。今留笠子在人間。今詩碑猶在。其笠子亦尚存。噫。始信清涼境界。龍蛇混跡。凡聖同居。不為虛矣。

朔州慈勇大師。未詳受業名氏。其道行博識。遐邇欽伏。天會壬子季。復遊臺山。與其徒史法師等百餘人。同宿真容院。史亦純厚人也。一日。遊大華嚴寺。忽於寺側。見祥雲自東而來。五彩畢具。又於雲中。現文殊大聖。處菡萏座。據狻猊之上。及善財前導。于闐為御。波離後從。暨龍母五龍王等。執珪而朝。自餘峨冠博帶。奇相異服。千狀萬態。而能盡識大聖目瞬手舉。衣帶搖曳。第不聞其聖語。迤邐自西而去。觀者千餘人。四眾歡喜。歎未曾有。當是時也。真容院遇回祿之餘。始欲興復。由斯祥瑞。四方檀信輻湊。施財施力者。惟恐後至。真容院大殿。不日而成。切切現土現身。非徒設也。

僧永洲者。晉陽祁人也。姓王氏。天眷末。來遊五臺。遍觀聖跡。寓真容院。仰慕聖境。久而忘歸。一日眾集擇菜。忽視眾人。面衣服盡作金色。不覺神情驚駭。欲言之。恐人疑怪。唯自慶幸。始悟臺山之眾。皆是菩薩眷屬。金色界中人也。後聞長興大禪。師以人天眼目。提振於雲中。乃往趨法席。展師資之禮。果有所得。因眾普請。話及臺山所見事跡。雁門圓果寺僧普安。能會其事也。

廣清涼傳卷下(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